

青梅竹马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目录

(广播剧即将上线，可以关注作者，上线后将在关注页面刷新——6月9日更新)

▶

谢邀。

从小一起长大。

结婚当天他带着「闺蜜团」来迎亲，我搭眼一看，呵呵，全是暗恋过他的妹子，这他妈是迎亲？这是要现场离婚吧！

我这边的「兄弟团」，实打实穿一条裤子（并不），校霸多年结交下的真兄弟，但他非说我拉着不清不白的前任们给他找堵。

就那天，他要进门，我兄弟团堵门的那天。

我给他出的题全是考验体力的，500个俯卧撑400个仰卧起坐跑步机定向一小时您就来吧。

昔日校草累成狗，躺在媳妇家门口，体力不够智商凑，说的就是你，蓝烨，放学别走！

-

我叫左夏，左右的左，冬夏的夏。

我的青梅竹马叫蓝烨，是个人狠话不多，人帅还不作的人。

我和他同一年出生的，他在冬天正月，我在春末夏初，我比他小。

我们两家共住一栋联排别墅，我和他窗对窗，一脚伸的那种。

别误会，我不是富二代，但他是。

我出身书香门第，老爸是高中老师，亲妈是初中老师，爷爷是小学校长，奶奶是幼儿园园长。

他家做生意的，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只记得我幼儿园时，我爸感慨隔壁蓝叔叔的大众轿车真带劲儿！

我小学时，我爸又羡慕蓝叔叔的奥迪太好看！

我初中时，我爸眼馋蓝叔叔的大奔驰。

我高中时，我爸夸蓝叔叔的劳斯莱斯龙章凤姿。

我和蓝烨具体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没印象了，反正从小到大，身边就有这么个人。

他不爱说话，爱看书，我不爱看书，爱打架。

拜我们家「书香门第」所赐，从幼儿园开始，我就是个校霸。

进我奶奶办公室投诉小朋友打小朋友的家长，一半喊的都是我的名儿。

我在幼儿园里对小朋友龇牙咧嘴，回家我奶奶就对我竹笋炖肉。

我不是故意欺负别的小朋友，是别的小朋友先抢蓝烨的画本书！

我从来不抢蓝烨的画本书，我只抢蓝烨小熊猫盒饭里的樱桃。

幼儿园的小餐盘里永远只有苹果香蕉橘子.....蓝烨的小熊猫盒饭里有荔枝樱桃芒果。

「啥玩意儿啊，见都没见过，咋这么好吃！」

我一口东北大碴子话，在那时候说得很溜了。

蓝烨也不生气，拿小手给大佬我递樱桃。

幼儿园那两年，我护蓝烨护了两年，吃蓝烨的喝蓝烨的还睡蓝烨。

蓝叔叔薛阿姨生意忙，给我爸妈送礼送钱，蓝烨有时住我家。

四五岁的小屁娃，一张床上睡了不知道多少觉。

那时候的印象有点模糊，只记得荔枝樱桃芒果，和蓝烨身上香喷喷的味道。

后来上了小学，我的主场来了！

小学在家边儿上，我和蓝烨手拉手背书包去学校。

每次出门前，我妈都嘱咐我：「夏夏，照顾好烨烨，看着点车。」

「知道啦！」我拽着蓝烨撒欢儿跑。

小学三年级后，蓝烨不让我拉他手了。

我妈的嘱咐也变了，「烨烨，照顾好夏夏，看着点她。」

我和蓝烨在一个班，一开始是同桌，三年级后，老师比我能作妖，重点表现在第一排第一个，永远留给第一名的同学，那是蓝烨的专属座位。

幸好她没把最后一排留给最后一名，否则我离蓝烨就是天边的云地上的土，伸手够不着。

小孩子的世界色彩斑斓，黑色也在渐渐晕染。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班上有了「阵营」，泾渭分明。

好学生以蓝烨为首，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和校内活动，成绩单漂亮得一塌糊涂。

坏学生以我为首，积极参加「放学别走」「厕所门口堵他」各种约架。

我和蓝烨除了上学放学，平时在学校里玩不到一起。

但晚上回家就好了，我那时候小短腿勉强能伸过两家阳台，每次看完动画片，就「越狱」去找蓝烨那借作业抄。

某一年春天，蓝烨让他爸买了一棵树，拿着小铲子在两家院子中间挖了三四天，把那棵树种了下去。

我帮他挖土，顺便问他，「你种这玩意儿干啥？」

蓝烨看了我一眼，「以后长大了，你爬树，别翻窗」

我看着没我高的小树苗，觉得这个以后，可太远了。

小学五年级时，班里忽然传出蓝烨要转学的消息，我一听就乐了，他要转学，我同意了么？

放学后，趁他收拾书包，我笑嘻嘻凑过去，「蓝烨，有人说你要转学，我帮你辟谣了！」

蓝烨往书包里放书的动作顿了顿，说：「嗯。」

「走走走！我今天要吃门口的炸鸡架！」

「那个不健康。」

「好吃呀！」

「少吃。」

「我就吃仨！」

「一个。」

「仨！」

「我告诉你妈。」

「.....俩。」

我啃着鸡架，热热闹闹和他回家，临进门前，蓝烨喊住我：

「左夏。」

「啊？」我扭头，嘴里咬着一块鸡骨头。

蓝烨轻声说：「我可能要搬家了。」

我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忽然张嘴：「你真要转学？！」

鸡骨头掉在地上，我不心疼，蓝烨要转学，我心疼。

我那时候人小，绷不住，一想要蓝烨要走，眼泪啪叽就往下掉。

蓝烨虽然和我一起长大，但我哭的次数不多，唯有那么几次也是被家里人揍的。

在他面前，因为他哭，这是头一回。

蓝烨连忙说：「我.....我再和我爸商量一下，你先别哭。」

我摸了一把鼻涕带眼泪，对蓝烨十分舍不得。

蓝烨要去和他爸商量，商量的结果可想而知。

几天后，蓝烨家开始往外捣腾东西。

吃饭的时候我爸妈随口提了一提，说蓝叔叔生意做大了，他们家搬帝都去住，又说他们家在帝都买了大别墅，面朝天安门，春暖花开，还说蓝烨这么聪明，去了帝都肯定学习更好.....

帝都我知道，有故宫有长城还有华夏大学的地方。

小学三年级，老师让我们写目标和愿望。

班上同学一小半要当老师，一大半要当科学家，只有蓝烨写的是，华夏大学。

老师当众表扬蓝烨，心志高远，必能达成。

现在看来，确实能达成。

但是大学，真的太遥远了，我小学还没毕业呢。

蓝烨走的那天，我哭着喊着抱着他不让他走。

蓝烨把一个陶瓷猫的存钱罐给了我，告诉我里面有他存的钱，以后吃碎碎冰炸鸡架冰可乐，就从里面拿。

我哭得更厉害了。

蓝烨还是走了，坐着他爸崭新的奥迪。

我舍不得蓝烨。

那天晚上，我哭着看完了永远没有结局的柯南，抽抽搭搭抠开存钱罐的底，看着里面大票大钞。

哇地一声哭得更响亮了。

我爸妈看不下去，和我说，努力念书吧闺女，蓝烨将来考华夏大学，你要是也能考上，你俩还能见面。

好的！

我回到房间，在从来没翻开过的小学数学书上，写下了「我要kao 华夏大学」几个字。

考忘了怎么写，拼音标注。

幼时立下的志向就像要当老师和科学家一样，很容易就会被丢到脑后。

幼时的玩伴也一样。

随着新玩伴出现，少年的光影会在心里慢慢变得浅淡，模糊着边缘，最终消失不见.....

才怪！

蓝烨走了，但他给我留了存钱罐和毛爷爷。

我每次吃碎碎冰炸鸡架冰可乐都花蓝烨的钱，这就导致我迟迟忘不掉蓝烨这个人。

无论身边有多少狐朋狗友（划掉），有多少至交好友，始终是站在食物链顶端挥舞钞票的那个人，最得我心意。

后来的很多年里，除了我和蓝烨小时候的合影外，他走的那天，奥迪车窗后，那张白皙稚嫩又漂亮精致的小脸，始终没有被我遗忘。

-

蓝烨走的第一年，院子里的小树没我高。

蓝烨走的第二年，院子里的小树比我高。

冬去春来，夏去秋来。

我小学毕业了。

升上初中后，我觉得这里不是我的主场，是我的快乐老家！

开学第三天，我领着初一四班半数男生，把恶意刁难我们的初二学长揍了个开门红。

我一个打三个，骑在人高马大的男生身上，抄起中英文双语字典就是一顿抡。

感谢我妈，初三六班英语班主任齐老师，这字典买的不但厚实，而且实用。

此后，我一战成名。

身边人给我起外号，夏爷。

看不顺眼的人背地里叫我，夏野狗。

见谁咬谁，咬谁谁疼。

虽然我爱打架，但我人缘好，不但男生缘好，女生缘更好。

体育课上，我撸着 T 恤的袖子穿运动短裤，露出精瘦结实的长胳膊长腿细腰，跟着男生篮球场挥汗如雨，我们班女生在旁边又跺脚又捂脸，喊我：「夏爷帅 A！夏爷看我！」

中学生行为准则，德智体美劳，我全面发展，除了学习不行，我样样争先。

我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

但我妈齐老师显然不认同，初一班主任办公室，她去的比她自己办公室都勤。

我妈一直觉得是家庭限制了我的天赋，一家子教书匠，培养不出我这样的人才。

所以初一下学期，我大半时间跟着体育老师混——是的，我成了特长生，罕见的女长跑健将。

操场就是我的家，太阳就是我亲妈，要问打架哪家强，初一四班找左夏。

谢谢大家。

--

蓝烨留下的钱很多，但再多也有花完的一天。

初一快结束时的某一天，我跑步几公里绕完学校三圈半，又绕着小区三圈半。

远远就瞧见小区门口停着辆方方正正的车，车标三角号是我见过最帅的三角号。

路短不费腿，我绕着大奔也跑了三圈半，抹了一把汗，溜进家门。

这事儿本来没放在心上，晚上的时候，我爸借着半杯啤酒的量，艳羡着蓝叔叔的大奔驰。

我竖起耳朵，猛地抬头：「蓝叔叔回来了？」

「回来了。」我爸笑呵呵回答。

我当下丢了筷子，往门口跑。

才跑了三步，我爸把剩下的半杯啤酒喝下去了，「又走了。」

我拉开门，抻着脖子看，大奔驰果然没了踪影。

我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坐回位置。

我妈端着盆小白菜豆腐汤，瞧我这样儿，问了句：「咱家夏小狗怎么没精神了？」

「我以为蓝烨回来了。」我拿着筷子，在汤里捞白菜。

我爸手边一罐 330ml 的啤酒又倒了一杯，慢悠悠说：「蓝烨没回来。」

哦。

我往嘴里扒拉菜叶子，心想我也知道他没回来，他要是回来，肯定第一时间来找我。

我爸不紧不慢又喝了半杯，「但是快回来了。」

淦。

我鼓着腮帮子，把菜咽下去，立刻抓起酒杯，不分青红皂白往爸嘴里灌酒：「爸你快喝，一次性喝完，一次性说！」

我爸没想到他养了十好几年的闺女是个带孝子，被迫表演一口闷。

咳嗽了半天，涨得脸红脖子粗。

我爸，锦南高中数学组资深教职左易老师，差点被一口啤酒送走。

蓝烨确实没回来，但蓝烨必须得回来。

他的户口在这里，想要中考哪都去不了。

感谢祖国的户籍制！种花家大吉大利，早晚吃鹰！

那天晚上，我戳着空空如也的存钱罐好半天，蓝烨再不回来，我没钱买可乐了。

此时距蓝烨离开，过了小三年。

院子里的树苗长成了小树的样子，枝丫舒展，根茎粗壮。

我爸说蓝烨快回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快是有多快。

眼瞅着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去，我架都约了四五场，蓝烨还是没见回来。

我一开始等得心焦，等着等着，就去忙别的事了。

干饭干架，跑步翘课，哪样不比等人重要？

我红红火火的初一生涯，在一封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书桌里的信上，迎来了诡异的转折点。

那封信，粉蓝粉蓝，又香又薄。

我后知后觉，好半晌才意识到，我这是收到情书了.....吧？

情书这东西，其实也没什么新奇，但我收到就不一样了。

我一个介于小狼狗、糙爷们、女校霸之间的人，也能收到情书！

这事儿被我那群兄弟笑了老半天。

那封真情实意的情书，也被传阅了个遍。

大家一致认为，这信写得真好，就是写信人的眼睛，有点瞎。

后来事实证明，瞎子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是成群结队的！

自从我收到第一封情书开始，后续又有不少人明里暗里给我送秋波。

震惊我的是，男女都有。

我：.....

再凶悍我性别也是女，这位女同学，你能不能别对我脸红？

对于表白的人，无一例外，通通回绝。

齐老师和左老师教育过我，学生时代，早恋不好，端正态度，用心长跑。

-

我用心长跑了。

不但用心，而且收获颇丰。

初一结束前，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块奖牌，市运动会少年组女子长跑赛冠军，打破记录，甩开第二名大半圈，遥遥领先。

当特长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运动员的身份似乎选择了我。

拿回奖牌的那天晚上，我在卧室里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等蹦跶累了，才举着奖牌，重重亲了一口。

我从衣柜里拿了个衣架，把奖牌挂上去，横看竖看，都觉得这么挂太草率。

一双眼睛在房间里寻思半天，最后目光落在了陶瓷猫存钱罐上。

存钱罐里已经没钱了，但存钱罐还有用。

我把奖牌挂在猫头上，带子绕了好几圈。

金灿灿的奖牌正正好贴着猫肚皮，我摸了摸猫头，想起这只猫的原主人。

蓝烨，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

蓝烨不回来了。

这是我爸说的。

那天蓝叔叔回来，把蓝烨的户口挪走了。

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迟钝了一会，然后瞪着眼睛问：「那蓝烨以后回来吗？」

「不回来了吧，」我爸随口说，「户口都不在这里了，还回来做什么？」

户口在这里，蓝烨会回来。

户口不在这里，蓝烨不但现在不回来，以后也不回来了。

我哦了一声，心想不回来了啊.....

他走的时候，好像也没说过会回来，所以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晚上吃完饭，我照常在院子里拉筋做舒展，一抬头就看见两家中那棵树。

三年了，这树长得好，枝杈伸展，有点要郁郁葱葱的架势了。

和树一样郁郁葱葱的，还有我。

没了蓝烨，我还有其他兄弟。

干架那群暂且不说，最交心的有两个。

徐渐，学渣本渣，和我常年包办年级排行榜倒数第一和第二，初一时就超过 175 的身高，又是个黑皮，往那一站，就跟刷了黑漆的电线杆差不多。

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在一起对抗初二学长的战役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洛南安，学霸本霸，常年占据年级排行榜第一名，自他入学开始，没考过第二，肤白貌美戴眼镜，文质彬彬好少年。

他不打架，他是我同桌。

班主任励志于正数带倒数，大家手拉手，肩并肩，一起进步一起跑偏。

我身边常年有这么一黑一白两个人，妥妥的黑白双煞。

操场一侧有两组高低杠，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我和徐渐天坐在上面，洛南安站在下面，三个人一起吹风，聊着乱七八糟的闲话。

对于我经常被塞情书这件事，他们两个一直很好奇。

「夏爷，」徐渐问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人样儿的。」我随口说。

「你这是废话，」徐渐对我打了个响指，笑咪咪地戳了戳自己，「你看我这样的行么？」

「不行。」我毫不犹豫回答。

「为什么呀？我哪不好？」徐渐一脸委屈。

「其实.....」我郑重其事地看着他，「我喜欢学习好的。」

靠在铁杆看书的洛南安抬头，推了推眼镜：「你叫我？」

「噗！」我笑出声，露出一排小白牙，「我喜欢比我高的！」

徐渐和洛南安对视一眼，耸了耸肩。

我身高腿长，长得飞快，比洛南安高出一个头。

徐渐说我讲废话，但我心里对于「喜欢」这种事，实在提不起兴趣。

青春期的少年们暧昧晦涩地表达着心底那点躁动。

而我一心扑在长跑和干架上。

男票哪有奖牌香！

早恋哪有干架爽！

-

我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别人忙着递情书的时候，我忙着参加各种专业非专业比赛。

在长跑的赛道上，没人能打败我。

那几年，我把市内乃至省内能拿到的奖牌拿了遍。

俗称「包圆儿」。

拿回来的奖章，滴里嘟噜挂在陶瓷猫存钱罐的脑袋上。

旧的叠新的，奖牌一串串，缎带缠了一种又一种颜色。

左老师齐老师再也不担心我没书念了。

初三毕业，我靠着数不清的奖牌荣誉，顺顺利利进了锦南高中。

左易老师亲自把通知书拿回来，做了复印件，装裱挂在书房里。

确定录取的那天晚上，左易老师破例把 330ml 的啤酒换成了 500ml，借着酒劲，从代数函数讲到了积分微积分，言谈之间，挥斥方遒。

颇有一种，苦熬十数年，推到柏林墙的痛快感。

但我觉得，他单纯就是为我没辍学而感到庆幸。

曾几何时，我爸我妈很担心我只配九年义务教育，必会早早失学，早早堕落，抽烟喝酒纹身烫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我们这个本就不解「教书育人的两口子为什么会生出小狗的」家庭，雪上加霜。

开学那天早上，我背着空荡荡的书包出门，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树。

数年光阴，长势喜人。

我在校门口与黑白双煞撞了个脸对脸。

洛南安凭本事考上重点，徐渐凭他爸给学校捐了个室内篮球馆。

不管怎么说，我们三人难忘今宵，欢聚一堂。

高一开学没一个礼拜，我再次发挥校霸的实力。

学校后门小巷里，一个揍四个。

没什么别的意思，单纯不爽他们欺负拿着奖学金补助，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的贫困生。

这一仗打得不轻松，我眼角破了，但对方更惨。

我朝那个哆哆嗦嗦的瘦小男生抬了抬下巴，「以后他们再敢欺负你，就来找我，高一六班，左夏。」

「.....谢谢，」男生小心翼翼看着我，「我叫陆白，高二七班。」

我知道，开学典礼上，他代表发言。

穷山沟里的金凤凰，高二年级头一名，他的事迹高挂在光荣榜布告栏。

人穷志不穷，人怂志不怂。

「学长好，」我咧嘴笑，眉眼弯弯，「陆学长，以后我罩你！」

陆白看着我，好半天，羞涩地朝我笑了笑。

我出了小巷，迎面看见跑过来的徐渐，他往巷子里看了一眼，啧啧道：「你下手可真不轻。」

「轻了不长记性，」我哼道，「真本事没多少，靠抱团霸凌同学的人，我见一次揍一次。」

这话不是现在说的，从小到大，我每次打架必有原因。

思想品德教我们与人为善。

但我做人的宗旨，是以暴制暴。

巷口，靠在墙边的洛南安见我和徐渐出来，推了推眼镜，递了个创可贴过来。

「谢了！」我大咧咧道谢。

放学去办公室找左老师，被左老师一眼瞥见了创可贴。

「爸，」我立即举手，「不是我先动的手！」

左老师对我打架这事儿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他仍然罚我站到门后，对我严厉教导了四十五分钟。

职业习惯，要教就教一节课，绝不浪费每一秒。

我也习以为常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职业习惯，能溜号一节课，绝不多听一个字。

升上高中对我来说并不全是好事。

首先一点。

我发现自己不长个了！

初中时我凭着出类拔萃的身高，一览众山小，高中后却被定向爆破，削平了山头。

169.5cm，就不能凑个整吗，多给我 0.5cm 也不嫌多啊！

果然，万物皆悲。

与此同时，原本就高的徐渐，轻轻松松迈入 187。

就连洛南安都跨过了 180。

悲伤逆流成河！

我心里难受，无处倾诉。

午饭后，我和徐渐约好了翻墙溜去网吧，上中下三路疯狂打野 gank 一波。

徐渐磨磨唧唧，半天出不来，我借着训练的由头摸到后墙，干净利落起跳攀爬。

正当我坐在墙头上，准备往下跳时，忽然看见底下三个男生拦着两个妹子。

男生穿着的是三中校服，妹子穿着的是锦南校服。

其中一个男生拿着个不算小的布偶熊，非要塞给妹子，妹子不要，他们就拦着不让走。

眼看着两个妹子急得眼眶红。

我忽然嗤笑一声。

这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外头街上没什么人，就他们五个在那拉拉扯扯，我一声出来，十只眼睛都盯着我看。

我单腿曲起，脚踩着墙头，一只手懒懒搭在膝盖上，对下面的人抬了抬下巴：「人家都说了不要，你们几个，瞅着是人模狗样的，怎么耳朵这么背？」

「关你什么事？」

「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

那三个男生不客气地呛回来。

秋冬交季时的风大，将我削薄的头发吹得飞扬而起，我单手撑着下巴，笑盈盈地歪头：「我们妹子看不上你，你就死皮赖脸堵着不让人走，这么不依不饶不要脸，你校长你老师你爸妈你同学都知道吗？」

几个男生指着，急头白脸。

「你下来！」

「有本事下来！」

学校院墙两米五，我脚下一蹬，整个人凌空跃下。

沉闷的落地声后，我闲闲站在他们面前，不紧不慢道：「我下来了，然后呢？」

然后，当然是干架。

不是他们揍我，是我揍他们。

没下重手，一人踹了几脚，顺便把那个无辜的抱抱熊丢过去，和他们共团圆。

我背后站着两个女生，抓着我校服衣摆，吓得脸色发白。

我朝着那三个一身脚印的男生比了个手势（凸礼貌友善凸）：
「再敢来堵我们妹子，老子把你们脑壳打飞！」

三个男生带着他们即将被打飞的脑壳，骂骂咧咧跑得老远。

我咕了一声，扭头看两朵漂亮的小花花，笑笑说：「没事了，他们以后不敢再来了。」

「谢谢夏.....不是，谢谢左夏！」小花花一脸感激。

我笑得满不在乎：「小事一桩，别放在心上。」

我眼睛里的女孩儿，是漂亮的花，每一朵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采，因为有她们，世界才会这么好看。

谁敢欺负这些花花，我就打断谁的门牙！

另一朵小花花胆子稍微大了点，对我说：「我们是高一二班的，前几天你在主席台上.....发言，我们都觉得你帅，可惜生错性别了.....」

主席台发言？

哦，是念检讨书那次。

我挠了挠头，想了想，又笑着看她们：「其实我没生错性别。」

「诶？」两朵小花花一起看着我。

我笑弯一双眼眸，爽朗道：「女生帅气，天经地义！」

没有人能给帅气这个词钉标签，它不专属于男生。

两朵小花花被我说的都扑哧一声笑了。

我也笑了，正打算让她们赶紧回学校，我赶紧去开黑时，可爱漂亮的小花花视线越过我，一个劲儿往后看。

两双大眼睛瞪得跟溜溜球儿似的。

我心里一沉，那仨货又回来了？

我立刻转身，朝那个方向看去。

已近秋末，柳树的枯叶被风刮得簌簌落下。

焦黄卷曲的柳叶从天而降。

柳树旁孑然站着个姿态修长的男生。

漆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好看到让人挪不开视线的一张脸。

漂亮，矜贵。

芝兰玉树，端正清冽。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明明隔得很远，但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意识好像一步跨过了漫长的距离，将视线锁定到了他面前。

我不说话，直勾勾看了他好几秒。

柳叶从他眉眼处划过，他缓缓眨了眨眼，又轻轻地开口：「左夏，我回来了——」

我从他眨眼开始，就已经冲了过去。

光速与声速，光速快，我速与声速，我快。

他只说了六个字，便戛然而止。

我冲过去一把抱住他，整个人撞在他怀里。

他身上若有似无的干净气息，缭绕在我周围，秋末冬初，万物凋零，他却如春似夏，温暖如昔。

我只觉得鼻子一酸，控制不住地喊：「你还知道回来！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一别经年，蓝烨个头长高了，但我又不瞎，一眼就认出来了。

蓝烨没料到我一上来就又搂又抱，顿了顿，半天才抬手，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嗯，我回来了。」

欢天喜地！

正当我美滋滋的熊抱蓝烨，原地蹦高高，死死不松手时，就听见背后一声「我艹」。

我站直身体往后瞥了一眼。

徐渐张着嘴，一脸难以置信，「夏爷，你搞什么鬼！」

我没搞鬼。

我搞蓝烨呢。

.....我没搞蓝烨！我搞重逢呢！

我骄傲自豪地拿大拇指戳了戳蓝烨：「我发小，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徐渐无语，「你俩这身高能穿上一条裤子？」

我：.....

悄悄又看了蓝烨一眼，他怎么这么高？！

蓝烨比小时候更沉得住气，站在我身边，对徐渐点了点头，「我叫蓝烨，左夏的.....青梅竹马。」

我没觉得这词儿有什么不对，眉飞色舞朝他笑，「这货叫徐渐，我哥们儿铁磁。」

徐渐看了蓝烨一眼，皱皱眉，又看我，「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还有个青梅竹马？」

「你以前还不知道我会来大姨妈呢！」我想都不想，脱口而出。

说完，我对蓝烨解释，「初中那会儿，他朝我借校服上衣，在兜里摸出一片卫生巾，憨憨一样问我这是啥……」

「你别说了！」徐渐猛扯我衣袖，锅底一样黑的脸硬被他挤出了诡异的红。

这回轮到蓝烨皱眉，但也只是皱了一下，就展开了，对徐渐的二百五行为不做评价。

我嘿嘿一笑，扭头问蓝烨：「你怎么忽然就回来了？你回来还走吗？」

「暂时不走了，」蓝烨从我头上摘了两片柳叶，「我明天来锦南报道。」

「真的？！」

欢天喜地 2.0！

「真的。」蓝烨点点头。

「太好了！」我立刻盘算起来，「以后咱们一起上下课，一起写作业，你写我抄，一起逃课泡网吧，我打野，你中路……」

「夏爷，」徐渐傻眼，「你这么薄情寡义的吗？有了新人忘了旧人？」

我摆摆手，「他比你旧。」

徐渐无言以对。

蓝烨看我激动万分的样子，笑笑，说：「作业写不到一起，你也抄不了我的。」

我上翘的嘴角一塌，「别这么小气啊，作业这东西.....」

我一顿，上下打量他，「你该不会和徐渐一个品种了吧？」

学渣一科，物种丰富。

「什么叫和我一个品种，我什么品种啊。」徐渐直嚷嚷。

我拍了拍蓝烨的肩膀，安慰他：「没事，你不会写就跟着我，一起抄洛南安。」

蓝烨不置可否。

为了庆祝蓝烨回来，我立即鼓动洛南安一起翘课。

学校边儿上小饭馆，我请客！

洛南安出来比我们容易，头疼脑热拉肚子，好学生的特权，老师深信不疑。

饭馆桌子左右两把椅子。

我和蓝烨坐在一边，洛南安徐渐坐在另一边。

菜单上来，我直接递到了桌对面。

徐渐有点高兴的说：「谢谢夏爷想着我。」

「没事，」我随口道，「蓝烨爱吃什么我都知道。」

我确实知道，不用菜单，点了好几道菜。

蓝烨接着我的话，「白菜豆腐汤，加一份海米，酱烧黄鱼。」

我朝蓝烨笑出一口小白牙。

徐渐撂下菜单，面无表情。

我好奇，「你不点菜？」

「你们点了六七个菜，再点吃得完吗？」徐渐没好气。

洛南安推了推眼镜：「你前天还说口袋比脸干净。」

「再干净请蓝烨吃饭的钱还有。」我毫不心疼。

「没关系，」蓝烨轻声道，「这顿我请，随便点。」

「你们听见了，他请客，」我把菜单扔回去，「想吃什么点什么，别和我们客气。」

洛南安推眼镜，徐渐拿菜单的动作同时停顿。

蓝烨不轻不重地笑了一声，「嗯，别客气。」

趁着他们点菜的功夫，我朝蓝烨叽里呱啦不停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我爸说你户口没了，回不来了。」

「我户口一直都在这里，」蓝烨拿起茶壶，试了试水温，「这次回来，是准备高考。」

「你中考怎么过的？」

蓝烨把我面前的盘子碗拿过去，用温水涮了涮，「我中学是在国外读的。」

「国外好玩吗！」

「还可以。」

「国外东西好吃吗！」

「没有国内好吃。」

「外国人好看吗！」

「不好看。」

我一个没出过国的土包子，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

餐桌对面，洛南安盯着窗外不说话，徐渐拿着一根筷子当当当敲盘子。

我喋喋不休，一个劲儿问蓝烨。

蓝烨好脾气好耐性，问什么答问什么。

这顿饭吃得舒坦！

洛南安徐渐加一块，没我一个人吃的多。

我啧啧鄙视道：「你们这战斗力不行啊大兄弟。」

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洛南安徐渐要回学校，蓝烨也要去办入学。

我取消了网吧半日游的行程，陪着蓝烨一起。

趁机把学校边边角角给他介绍了个遍，极尽地主之谊。

正走到教职楼下，有人在楼上喊我。

「左夏！你不好好上课，在操场瞎转悠什么！」

左易老师隔着三层楼把我精准锁定。

我抬头，朝左易老师边笑边喊，「爸！蓝烨回来啦！」

「啊？！」左易老师很惊讶。

我把身边的人往前推，笑着继续喊：「蓝烨！爸！蓝烨回来了！」

左易老师哎呦了一声，「小烨？小烨你等会儿，我马上下来！」

我大笑，转头看蓝烨：「我爸也想你了！」

蓝烨望着我，看好又灿烂的一双眼，笑意流转，宛如水波上细碎的光点：「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我一直都这样。」我笑起来。

我爸飞快下楼，到了蓝烨面前，气喘吁吁。

「左叔。」蓝烨礼貌地打招呼。

「还真是小烨，」左易老师把蓝烨上上下下看了一遍，「都长这么高了，瞅着比小时候还俊。」

「蓝烨没长残，」我自夸道，「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蓝烨没长残，你残了，」我爸十分擅长捧一踩一，「看看小烨，再看看你，就是幅世界名画，少年与小狗。」

我禁鼻子，把正事拿出来说，「蓝烨要到锦南上学了，我带他去办入学。」

「办入学轮的你吗？」左易老师轰苍蝇似的轰我，「你赶紧回教室，我带小烨去办手续。」

「可我想和蓝烨在一起啊，」我争取，「我们都好几年没见了，爸.....」

「叫老师！」我爸铁面无情，「你给我回教室，一会放学，你们一块回家。」

我眼巴巴看蓝烨。

蓝烨朝我笑了笑，「放学等你。」

「行吧，」我勉为其难，一步三回头，还不忘嘱咐，「等我啊！.....别走啊！.....一块回家！」

「好，嗯，行。」蓝烨全盘答应。

回到教室，一眼就看见聚在一起的洛南安徐渐。

我三步上篮，啪地一声拍在徐渐肩膀上，「你们悄咪咪说什么呢！」

「夏爷，」徐渐双手插胸，语气不善，「那帅哥什么来头？你青梅竹马？哪跑出来的竹子？怎么我和洛南安一点都不知道。」

「从我出生就长在家边儿上竹子！」我坐在洛南安的后座，美滋滋说：「他长得好看吧？我告诉你们，他不但好看，智商还高！小时候我爸就说他聪明，特别聪明！小学奥数比赛你们知道吧？他是咱们市的第一，省里头的前十，全国拔尖儿.....这还是随便考考的，我爸那半吊子有一搭没一搭教的。他智商高不说，脾气还好，对谁都有礼貌，还爱笑，你们发现没，他有酒

窝，一笑就露酒窝！我小时候可爱戳他酒窝了，因为他有酒窝我没有，我就拿根筷子顶着腮帮子，想顶个他同款.....哦对了，我们家院里那树，你们见过吧？那树就是他种的.....」

我一提到蓝烨就说个没完。

徐渐和洛南安相互看一眼，都沉着脸，对我吹蓝烨彩虹屁这事儿不太乐意。

「左夏，」洛南安打断我，轻声问，「你不早恋，就因为他？」

「啥玩意儿？」我没明白，「早恋和他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码事，拉不到一起。

洛南安笑了一声，「不是他就行。」

「嗯，」徐渐哼哼，「不是他就行。」

一下午的课，我半个字都没听进去，脑袋控制不住往外看。

办个入学手续用不了多久吧？

蓝烨怎么还没过来？

左老师应该会让蓝烨和我一个班吧？

我迫不及待等着欢迎新同学，但新同学就是不露面。

我一双脚在地上哒哒哒地来回换着踩，急不可耐。

眼瞅着一节课过去，两节课也过去.....最后一节课都上完了，蓝烨还没进来。

放学铃一响，我拽着书包就要跑。

「夏爷，」徐渐手疾眼快，抓住我书包带，「你上哪去？」

「回家！」我往回扯书包。

「回什么家啊，今天不是说好去六中堵人吗？」

「不去了，要堵你自己去堵，我今天没空。」我大力出奇迹，硬扯回书包，头也不回往教室外跑。

「夏爷，你等等我！」徐渐追着我跑出来。

我心急火燎要去找蓝烨，后悔刚刚怎么没加个微信要个电话.....万一他又不见了我都没处找他去！

我大步跨出了教室的门，还没把这一步落下，就当场急刹车。

「夏爷你——哎！」

我急停脚步，背后的徐渐却直直地撞向了我。

我恶犬.....小狗扑少年，二度扑到蓝烨怀里。

「小心。」蓝烨接住了我。

我欣喜看他：「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要去找你！」

「知道你放学了，过来等你，」蓝烨说着，把我扶正了，顺便从我手里拿走书包，一顿，「这么轻？」

「没东西当然轻了。」我不以为然。

蓝烨拎着我轻飘飘的书包，问了句：「回家吗？」

「回呀！」我干脆利落回答。

蓝烨的目光落到徐渐脸上，笑笑，「我和左夏先回家了，明天见。」

「走啦走啦！」我拉着蓝烨的手臂急着跑。

我跑惯了，蓝烨不惯。

为了迁就他，我也难得老老实实走步。

从学校到家里的路不算远，步行二十分钟。

一路上我叨叨个不停，把他从走开始，到他回来的今天为止，发生的大小事，但凡我记得的事，都说了一遍。

直到家门口，我才说了个小一半。

蓝烨站在门口，看着两家中那棵树，「长这么高了。」

「那是！」我得意洋洋，「我每周都给它浇水，还洒花肥培土，你看看小区里头的那些树，都没它长得好，长得壮。」

「你有心了。」蓝烨笑着看我。

对这棵树，我不仅仅是有心，我用心的程度仅次于对长跑奖牌的执念。

蓝烨留下的「孤儿」，只能靠我这个「寡母」了——抱歉，词汇量少，文化水平低，想不出更贴切的形容句。

晚上我拉着蓝烨到我家吃饭。

蓝烨轻描淡写地说了些这些年发生的事，以及回来的契机。

我才知道，这次是他自己单独回来，蓝叔叔薛阿姨都在忙生意，给他配了个保姆，就把还没成年的亲儿子往老家一扔。

这撂挑子的举动，比我爸妈还心大。

吃饭时我问左老师，蓝烨是不是要和我一班。

左老师一愣，「想啥呢，蓝烨高三怎么和你高一班？」

我一口小白菜差点噎到喉咙口，「他高三？！」

我读书不好你别骗我，蓝烨明明和我同岁，一言不合就高三了？

「我在国外的時候跳級讀書，」藍燁把手邊沒喝過的果汁遞給我，「今年回國準備高考。」

我瞠目結舌，「那.....那你不就只能在錦南一年了？」

「嗯。」藍燁點頭。

我：「.....」

心情有點丑，十分不美麗。

吃完饭，藍燁回了他家，說是要整理行李。

我趴在臥室的陽台上，看着對面房間里，藍燁打開行李箱和運輸紙箱，往外拿東西。

忍不住大聲喊他：「藍燁。」

藍燁抬頭，朝我笑，「怎么了？」

我扁嘴，「就一年，你又要走了。」

藍燁放下手裡的東西，推開門，和我一起站在陽台上。

我和他隔著一米距離，這麼近，呼吸可聞。

「我要在國內讀大學。」藍燁說。

「我知道。」我耷拉著腦袋，悶聲悶氣，「要不你也不回來，國外多好，頓頓漢堡.....」

蓝烨深吸了一口气，又半似叹气半似笑，「你知道国内最好的体育大学在哪吗？」

我摇摇头。

菲薄的短发晃得小狗甩毛。

「在帝都。」蓝烨回答。

我耳朵动了动，抬眼看他。

蓝烨缓缓说，「我的目标从来没变过，帝都，华夏大学，你的目标是什么？」

「也.....华夏大学？」我不太确定。

「定个实际点的目标。」蓝烨说。

我鼓了鼓腮帮子，「华夏大学是我异想天开了，但我也没想过别的呀！」

「那你现在就想吧，」蓝烨顿了顿，朝我笑，「外面的世界太大了，我想和你一起去看。」

「你高三，我高一，咱俩看得到一起去吗？」我嘟囔。

蓝烨听完我这句话，实实在在叹了口气，回房间关门，收拾他那堆行李去了。

我趴在阳台看他有条不紊地收拾来收拾去，忍不住抬头看了看天。

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按照平时习惯，五点半起床。

洗漱完换好运动服，推开窗户往阳台那边看。

蓝烨的房间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嘿嘿。

我嘴角上扬。

有人才拉窗帘呢！

我在小区里慢跑了一个小时，回家洗澡换校服，拉开窗户，一脚跨到蓝烨的阳台上，当当当敲玻璃。

没两分钟，窗帘被拉开。

「蓝烨！」我在晨光中咧嘴笑，「一起上学吧！」

蓝烨穿着和我一样的校服。

锦南的校服贼丑贼丑，但蓝烨穿着就好看好看。

蓝烨打开阳台门，看我一张大笑脸，也跟着笑了笑，「嗯。」

早饭在蓝烨家吃的。

保姆阿姨的手艺真不错，比小区外头的煎饼果子也就差了两个蛋的距离吧。

煎饼果子，永远滴神。

吃完饭，我和蓝烨蹦蹦哒哒（我）往学校走。

路过小超市时，蓝烨买了罐冰可乐，塞进我书包里。

「蓝烨！」我喊他。

「嗯？」他看我。

我笑弯一双眼，「你真好！」

「给你买罐可乐就好了，」蓝烨问，「这几年没人给你买？」

「有人给我买呀，不就是你。」我笑眯眯说，「你走的时候给我那只猫，里面塞了好几千，我就全买了。」

「钱花完以后呢？」蓝烨问。

「花完以后就等你回来啊，」我自然而然接，「你看，你回来了，我又有可乐喝了。」

蓝烨笑着看我，「我的作用就是给你买可乐？」

「哪能啊，」我随口道：「碎碎冰鸡骨架小烧烤麻辣烫，你用作可大了。」

蓝烨又叹气。

我发现了，他长大以后，惯爱叹气。

-

锦南高中是省市重点，升学率的保障。

对高三学生来说，德智体美劳到了这一步，都不重要了，只有考试排行榜才是唯一。

幸好我才高一~

但高一也不好，离蓝烨太远。

以前没发现，锦南也是很狗的。

教学楼一字化分布。

高一楼、高二楼、教职楼、实验楼、室内体育馆、室内游泳馆、计算机及图书馆楼.....最后，才是高三楼。

好一个一字长蛇阵图！

高三学生脱离一切寓教于乐，遗世独立，重点保护。

但学校显然天真了。

他们以为高一高三中间隔着的那六七栋楼，一眼望不到头的距离，拦得住一个长跑运动员吗？

课间就算了，午休铃一响，我十万火急往高三楼跑。

誓与铃声一较高下！

自从蓝烨入学，锦南的论坛和表白墙几乎被他一人承包了。

留学归国聪明学霸的俊秀少年，总是不乏人喜欢。

可我知道，不管多少人示好，蓝烨都不会答应。

和我一样，他的眼睛里，只有学习！

我去高三楼找蓝烨吃午饭，吃晚饭，一起遛弯消食，一起溜达回家。

次数多了，在高三的圈子里也混了个脸熟。

蓝烨的同学都知道，他有一个校霸青梅。

我的同学也都知道，我有一个学霸竹马。

我在高三一班露头，立刻就有人笑着喊。

「蓝烨，你小青梅来找你吃饭了！」

「蓝烨，你小青梅来接你回家了！」

蓝烨脾气好，也不反驳，收拾书包就跟我走。

回去的路上，蓝烨会给我买各种零食——他认为可以吃的，譬如老字号的卤味、国际快餐连锁的炸鸡.....

自从他回来，我再没吃过校门口鸡骨架。

炸鸡和炸鸡骨架，是没有灵魂和有灵魂的两种东西。

我试图和他讲道理，但讲着讲着，就变成化学问题。

关于地沟油的提炼方法和三无鸡架的细菌超标.....

我必须再申明一次，蓝烨脾气好，真的！

就是话少了点，但只要说话，必中死穴。

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说的就是他。

我啃着没灵魂的炸鸡，坐在他房间地毯上，看他一页页刷题。

「蓝烨。」

「嗯？」他不抬头。

我好奇地问：「你这么聪明，还熬夜刷题？」

「不刷题，怎么考华夏大学。」蓝烨翻了翻试卷背后，看英文阅读的后半部分。

「可是你聪明呀。」

「谁不聪明呢，」蓝烨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也聪明。」

「少唬我了，」我咔嚓咔嚓嚼着嘎嘣脆的炸鸡腿，吐字不清道，「这个月高三月考，你又是第一.....那个分数，简直怪物。」

「我是第一，你是倒数第一，」蓝烨波澜不惊道，「上次问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没有，」我摇摇头，「考大学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文化课是不行，但我专业达标啊，教练说了，就我长跑这成绩，不出意外能进省体大。」

蓝烨手里的笔点了点试卷，「你要是决定考省体大，以后就多吃点炸鸡多喝点可乐。」

「为什么？」

「我以后去了帝都，没办法给你买这些了，趁着我还在，你多吃点吧。」蓝烨转过头，继续刷题。

呀！

我嚼着鸡肉的动作慢了下来，一想到蓝烨去帝都，我留下，以后没有炸鸡可乐.....不对，也有炸鸡可乐，但是没有蓝烨。

那日子可太没劲了！

越想越没劲，没劲没劲，没劲透了。

手里的鸡腿，突然就不香了。

晚上九点，我还沉寂在鸡腿不香，但我吃个不停中，蓝烨看了我一眼，「九点了，你回家吧。」

我叼着鸡腿骨，有点不高兴，「才九点，你就赶我。」

「不是才九点，是已经九点了，再晚不太好。」

「有什么不好的，」我屁股沉不挪窝，「我想再和你待一会，你写你的，我又不吵你。」

「不是怕你吵我，」蓝烨顿了一下，说，「太晚了，你回去吧。」

我怒目看他，「你还没去帝都呢，就要和我生分了！」

蓝烨无奈对我笑，「我怎么就和你生分了，要是想生分，我就不回来了。」

「你倒是想不回来，当我种花家户籍制是不存在的啊！」我呛回去。

蓝烨放下笔，走到我面前，和我一起坐在地毯上，「我的意思是，你一个女孩儿，太晚在我房间里不太好。」

「我一个女孩儿，还和你睡过觉呢，你怎么不觉得不好？」我翻白眼看他。

「小时候和现在能一样吗？」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听话，明早你来叫我，一起上学。」

我推开他的手，瞪圆了眼睛，凶巴巴道：「有本事赶我走，就别说好话让我来找你。」

说完，我蹦起身，从阳台翻窗回房间。

回头，看见蓝烨坐在地毯上，隔着窗户看我。

外面已经是冬天了，屋子里的地热旺盛，窗户边缘结了一层细碎冰霜。

冰霜中间，透彻的玻璃后，蓝烨只穿了一件粗线毛衣，露出的脖颈修长，台灯光线冷白，他半张脸被衬得无比干净。

他看着我，唇畔笑意不减，声音不大不小，「早点睡，晚安。」

我倏地转头，挥手拉上了窗帘。

那天晚上，我打破了一直以来的睡眠习惯，硬生生晚睡了半个小时。

他让我早睡，我偏不！

在那半个小时里，我仔细想了想，华夏大学虽然难考，但蓝烨成绩好，又肯努力，说不定真的能考上。

他的目标从来没变过。

小学三年级，他就给自己定了未来的路。

我曾经短暂而盲目地追逐过他选择的路，然后，就像被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学课本一样，那个太过草率的目标，也被我丢到了脑后。

我翻出手机，在地图上输入了华夏大学，看着从这张床算起，到目的地的距离，我默默把屏幕关掉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例跑步，照例翻阳台去找蓝烨。

昨天小小的争执好像并没有发生过。

吃完早饭，蓝烨拿了个保温杯，塞进我书包里。

「这是什么？」我扭头往书包那看。

「功能性饮料，低糖的那种，」蓝烨说，「可乐少喝点，碳酸型饮料不适合长跑运动员。」

「你把功能饮料装在保温杯里？」

这操作令人迷惑。

蓝烨看了我一眼，「温过的不影响功能，现在是冬天。」

冬天不影响训练，只是把场地从室外改到了室内。

骤然缩短的跑道让我有点不爽，跑完训练量，我坐在橡胶跑道上，拧开保温杯喝水。

「左夏同学什么时候搞起养生来了？」教练笑着走过来。

「黄老师。」我咽下水，要站起来。

「坐着吧，」教练拍拍我肩膀，和我一起坐下，「有个事通知你，明年省全运会少年组女子长跑赛，我给你报名了。这个比赛很有分量，要是能拿好名次，进省体大的事，就十拿九稳了。」

「哦。」我点点头。

教练歪头看我，「怎么一点都不兴奋，不像你啊。」

我搓了搓保温杯，犹豫地开口：「假如我要是不进省体大.....」

「你不想进省体大？」教练想了想，「进省师范体育系？倒也不差。」

「我也不想进省师范.....」

我挠了挠耳朵后，「我要是想考帝都的大学，您看行么？」

「帝都啊.....」教练想了想，一愣，惊诧看我，「帝都？！」

他嗷唠一嗓子，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了？」

教练看怪物一样看我，「你想考帝都体大？」

帝都体大.....没听过。

我小声问：「这学校，是在帝都吧？」

毕竟都叫这名儿了，总不能白。

「在帝都就是在帝都，」教练一脸欣慰感叹，「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有这么远大的目标，星辰大海啊！」

我：「.....」

什么我远大目标了，怎么我就星辰大海了。

教练感叹的同时，又无奈，「帝都体大是全国最好的体育大学，奥运冠军都抢着去的地方，你想考.....难啊。」

奥运冠军.....

我脑子有点发懵。

运动员分两种，一种是从小接受专业训练，拿脑门死磕国家队省队的大佬。

另外一种就像我这样，虽然也拿奖，也是运动员，但本质还是学生。

水平差距，云泥之别。

教练见我低着头不说话，便放软了声音说，「也不是完全不行.....你要是想考，首先，省内的比赛，能拿第一，别拿第二，最不济也不能掉出前三。再来就是文化成绩，你这倒数第一的分，比去年帝都体大招人的分，也就低了三百多吧。」

我脖子一歪，觉得脑袋顶上仿佛砸下来一个千斤重的大秤砣。

左夏同学，当场裂开。

-

「.....帝都体大，由体育总局直属，首批全国重点院校、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

「夏爷！」

徐渐凑过来，单手搭在我肩上，「你看什么呢？」

我把手机往兜里塞，「没看什么。」

「我都瞧见了，」徐渐拖了旁边的椅子，坐下后问我，「你查帝都体大干什么？将来想考？你考得上吗？」

「帝都体大？」前排的洛南安转头过来，「这所学校是国内最好的体育大学，文化分不低。」

「我知道。」我低声应付。

刚刚查百科的时候，顺便看了一眼招生分数线。

黄老师你说错了，我的分数比人家招生分数，不是少了三百多，是少了四百多！

徐渐不当回事的说，「咱们现在才高一，你想那么远的事干嘛？帝都体大那么难考，你想也白想，我觉得省体大就不错，稳稳能上，离家还近.....洛南安，你说是吧？」

洛南安没说话，盯着我看了半天。

上课铃打响以后，徐渐跑回后排，洛南安问了我一句：「你想去帝都，是因为蓝烨？」

以前洛南安问我，不早恋是不是因为蓝烨，我实话实说，不是不是肯定不是，和蓝烨没关系。

这回他问我，想去帝都是不是因为蓝烨，我也实话实说。

「不知道，可能.....有他的原因在吧。」模棱两可，我自己也有点迷惑。

幼时的相伴，少年的再相遇，我觉得我离不了蓝烨。

就像我的奖牌，离不了那只猫。

挂在哪都不好看，就挂在猫脖子上，最顺眼。

要不要考帝都体大，在我这里还不是很确定，但如果真的要考，那也一定有因为蓝烨的成分在。

想想我和帝都体大之间四百多分的距离，顿时有种呜呼哀哉的感觉。

可太难了！

从来没想到过学习，从来没烦恼过考试的人终于遭了报应。

好一个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我情绪低落，我闷闷不乐。

干饭人失去了干饭魂。

中午时，我摸出手机，想给蓝烨发消息，告诉他不去食堂吃饭了。

手机屏幕上空白电池雷电符号。

心累。

「左夏，」洛南安回头看我，「不去吃饭？」

「你们去吧，我不想吃。」我趴在桌上，怀疑人生。

洛南安和徐渐让我趴着，说一会儿带吃的回来。

教室里的人走的七七八八，我两眼发直，持续怀疑人生。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哥哥心中荡起层层波。

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哎呀！」

我内心戏还没走完，脸上忽然一热，在山路十八弯上飘飘荡荡的意识全给烫回来了。

贴着我脸的，是一瓶加热后的豆奶。

拿着豆奶的，是怎么看怎么好看的蓝烨。

「你怎么来了？」我很意外。

「没看见你来找我，我就来找你了，」蓝烨把豆奶放在桌上，又放了两盒三明治，「还没吃午饭吧？」

「嗯。」我点点头，吸了吸鼻子。

蓝烨拆开三明治盒子上的保鲜膜，把其中一盒推到我面前，又拧开了豆奶的盖子，再稍稍旋回一点，放在我手边。

我拿着三明治，味同嚼蜡，眼神不住往蓝烨脸上瞄。

蓝烨和我吃一样的东西，吃得那叫一个慢条斯理，赏心悦目。

蓝烨也不说话，见我看他，就朝我笑了笑。

哦⁺⁺！

我捂着心口，嘶嘶吸气儿。

「怎么了？」蓝烨看向我。

「没事儿，没事儿……」我一个劲儿摇头，抓起豆奶灌了好几口。

心想蓝烨这一笑，杀伤力可太大了。

他眼睫那么长，眼睛那么亮，笑起来的眼神像小钩子。

心脏搭桥用的支架都没他让人跳的快。

咽下一块三明治，我没急着拿别的，而是清了清嗓子，又左顾右盼，末了，抠了抠装豆奶的罐子。

做完了这一系列的无用功后，我才吭哧瘪肚地说：「你的目标是华夏大学，我反正肯定是考不上了，就算把我塞回娘胎重新开始学，我也考不上……就，帝都体大，我想试试……」

蓝烨没说话。

我是硬着头皮说的，等了半天，没等来他的回应，有点急地抬头，「我是说——」

「你想好了？」蓝烨看着我，一瞬不瞬。

我张了张嘴，「啊……我……我就是那么想了一下……」

蓝烨轻出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如果没有想清楚，就不要这么急着说出来。」

「为什么？」我眼巴巴看着他。

蓝烨低头，拧他自己那瓶豆奶，淡淡道：「不想失望。」

我没觉得失望啊。

不明白蓝烨的意思，我又拿了块三明治啃。

(广播剧即将上线，可以关注作者，上线后将在关注页面刷新——6月9日更新)

我和蓝烨这顿饭没吃完，洛南安和徐渐拎着食堂打包盒走进来。

他们也没想到能看见蓝烨。

徐渐哼哼一声，「高三那么忙，你还有空来陪夏爷吃饭。」

「再忙，吃饭的时间还够。」蓝烨拿出纸巾，递给我，「嘴上，有蛋黄酱。」

「哦。」我接过来，胡乱抹了一把。

洛南安看了蓝烨一眼，「锦南上次有人考上华夏大学，是六年前的事。」

「考华夏大学不容易，」蓝烨对他意味深长笑了一声，「我这个人很执着，对于想要的东西，我会竭尽全力去争取。」

「你肯定能考上！」我对蓝烨有绝对的信心。

吃完饭，蓝烨把空的盒子和装豆奶的瓶子收拾好带走。

我吃饱喝足，开始算账。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对蓝烨有意见？」我看向黑白双煞。

这两人阴阳怪气，肉眼可见。

「你看出来了？」徐渐皮笑肉不笑，「我们就是对他有意见！」

「为什么啊，」我不解，「蓝烨那么好，他又没得罪你们，还请你们吃过饭。」

「谁用他请吃饭啊，」徐渐没好气，「他一回来，你就三百六十度大转变，架也不约了，课也不逃了，整天和他形影不离，三句话不离他……不是我说，高一和高三的楼离那么远，都挡不住你们俩腻乎，你要是真想和他处对象，就直说啊！」

「谁要和他处对象！」我瞪大了眼，「我们是青梅竹马，又不是童养媳娃娃亲。」

「要是没那个意思，最好保持点距离，」洛南安温声说，「高三学业重，你和他走得太近，会影响他学习。」

我瞥了他一眼，「我和你还前后桌呢，你怎么没说我影响你学习。」

「这是两回事。」洛南安说。

「一回事！」我不由分说，加盖公章，「总之你们两个，不管对蓝烨有什么意见，都不能欺负他！」

「.....他不欺负我们就不错了。」徐渐小声嘀咕。

下午的课，我也没心思听，脑子里反复想的都是关于蓝烨那句话的意思。

他说，不想失望。

可我没觉得自己会失望。

所以其实，是他不想失望。

他很希望我口中的去帝都，是认真的那种，和跑步一样，一往无前。

但我的态度太模糊，语气弱得连自己都觉得发飘，根本经不起推敲，给不了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把这句话捋顺了，捋通了，忍不住纠结起来。

要说我不想考帝都体大，肯定是假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小狗也要啃最香的骨头。

但是帝都体大，对我来说，真的太难太难了。

如果说比赛我可以全力以赴，那差了四百多的文化分可怎么办？

愁人。

放学的时候，外面淅淅沥沥飘起了雪花。

蓝烨把伞打起来，我嫌弃地往上看伞骨：「小雪砸不死人。」

蓝烨没说话，只是撑着伞，罩着我，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气氛有点怪！

小狗的直觉比人准。

回家路上，我也是叨叨个不停，无论我说什么，蓝烨都会温和地回应。

乍一眼，和往常没什么不一样。

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事，我心里也有事。

彼此之间，心不在焉，又想努力维系着一如既往的假象。

走到两家门口，我看了蓝烨一眼，「我进去了？」

「嗯，」蓝烨收起伞，对我笑笑，「明天见。」

我点点头，开门，进屋。

脱鞋换鞋的时候，我愣了愣，什么叫明天见，他怎么就知道我今天晚上不会翻窗去找他？！

.....该说不说，蓝烨算神，先见之明这个技能点满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爸不吝夸奖蓝烨。

说他是自己教书这么多年来，见过最「灵」的学生，一点就通，不点也能自通。

天赋高还肯努力，不骄不躁，以他这个年纪来说，实在难得。

.....巴拉巴拉.....彩虹屁彩虹屁.....之类之类.....

我戳着碗里的饭，抬眼问了句，「爸，你觉得他能考上华夏大学吗？」

「差不多，嗯.....应该能，」我爸想了想，笃定道：「不出意外，肯定能。」

「哦。」我往嘴里扒饭。

我爸又感慨说：「其实他要考华夏大学，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把户口迁到帝都去，也不知道小烨和他父母怎么想的，在这里高考可比在帝都难度大多了.....」

我叼着筷子，目光灼灼看左老师，「爸，那你觉得我能考上帝都体大吗？」

我爸表情顿时十分震惊，「你想考帝都体大？！」

「也不是想.....就，随便问一下。」我低头夹菜，状似随意。

左老师摸了摸我的狗头，一脸心疼，「爸知道，长跑不容易，你要是太累了，就歇两天，别把自己逼得太狠.....」

「怎么了？」我妈洗干净小白菜水萝卜，拿着个酱碗走过来。

我爸叹气，「咱家小狗想考帝都体大。」

我妈手里一颤，酱碗差点翻了，「夏夏，你没事儿吧？」

我：「.....」

你们家小狗没事，你们家小狗有点怀疑自己可能不是亲生的。

我蔫了吧唧回了房间，趴在床上左右来回滚。

最后大字型摊开，看顶棚的灯。

帝都体大，果然不是能随便说出口的目标。

没人觉得我能考上，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有这本事。

好像除了蓝烨，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帝都体大.....

帝都体大.....

我闭上眼，放空了脑子。

两分钟后，我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开始翻箱倒柜。

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我打开门往书房跑，「妈！我小学时候的课本在哪？！」

我妈正在写教案，没空搭理我，回了句，「废品回收站。」

「别闹，」我无语，「我要找本书，特重要的一本书。」

我妈抬头，嫌弃地看我，「学校给你发书就是浪费，从小到大你用过的书比脸都干净，现在想起小学课本重要了？多重要？里头夹了两百块钱？」

「妈！」我哀求。

我妈没好气瞥我，「车库里头，自己找去。」

「知道啦！」我扭头就跑。

左老师齐老师的学校离家，一个比一个近，以前骑自行车上班，现在骑电瓶车上班，家里没车，车库当仓库使。

我打开车库的灯，看着上上下下，用板子架起来的隔层，不确定那本薄薄的书到底被塞到哪了。

反正肯定在这里错不了！

我撸起袖子，从底层翻起。

这一翻就是两个多小时，也只翻了极小的一部分。

我把捣腾下来的书本教案，又原封不动放回去，揉着有点酸的手臂。

左老师齐老师，这两口子的一大优点就是会把以往用过的教材辅导书、写过的教案提纲，以及大部分学生没有带走的作业本、练习册、试卷……等等，带回家妥善保存好。

该说不说，这行为值得点赞。

但对我来说，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那比脸干净的小学课本，你到底在哪嘎达隐居呢！

我这通折腾，弄了一身的灰，洗完澡，换了衣服，我推开阳台门，往蓝烨房间看。

蓝烨没在房间，在院子里。

外面黑天，小区里的路灯照得明亮，细碎又下个不停的雪纷纷扬扬。

蓝烨穿了一件白色羽绒服，站在雪里，拿着一条毯子，一圈又一圈裹在树干上。

他手指细长，肤色极白，指骨被冻得峻峭分明，指尖泛着一点红。

毯子裹好，他又拿了根绳，绕着毯子，勒紧打结。

我没喊他，只是站在阳台上看他。

这棵树，在他回来前，一直都是我在照料。

我这人过得糙，但对这棵树却细致得很。

每年冬天都会拿麻绳把它一圈圈箍好，生怕被它被冻死。

蓝烨比我还细心周到。

我没说话，默默盯着他看，见他打好绳结，直起身搓了搓手，莫名地忍不住上扬唇角。

蓝烨放下手，像是心有所感，转头看向了我。

他脸上素白一片，鼻尖脸颊被冻得微微有些红。

那双温和深幽的眼睛正正与我对视，见我在笑，他也笑了。

眼尾上挑，唇角含笑。

在冰天雪地里，犹如一只孤立的白鹤，沐雪而生，清隽温淡。

咚——

我又捂心口，奇怪又陌生的悸动，像冲击波一样，对着我强悍的心脏发动攻击。

「左夏？」蓝烨走到我阳台下，仰头看我，「怎么了？」

「没事，」我揉了揉胸口，岔开话题：「外面雪下得这么大，你快回屋吧。」

「嗯。」蓝烨笑笑，拂掉身上的雪，开门进了屋子。

我趴在阳台上等他回卧室。

等了半天，才看见他推门开灯。

他身上的羽绒服脱掉了，换了一身家居服，头发湿润地垂在眉眼前，是刚洗完澡的样子。

见我趴阳台，他也推开门走了出来。

我看他那身单薄的衣裳，瞪眼道，「你出来干嘛？不冷呀？」

「不冷，」蓝烨学我，趴着阳台栏杆，「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初雪要吃炸鸡啤酒吗欧巴？」我对他挤眉弄眼。

「未成年禁止喝酒。」他一本正经。

我忽然想起来了，「你的生日是正月初九，马上十六岁了。」

「十六岁也是未成年。」他不买账。

我撇撇嘴，手指在围栏上扫着上面薄薄的雪层，低着头说，「帝都体大的事，我想好好考虑一下。」

「嗯。」蓝烨轻声应着。

我抬头看他，「.....考虑清楚以前，我们不谈这个行么？」

「行。」蓝烨点头。

「那，」我眨眨眼，「你笑一下，发至内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的那种。」

蓝烨还真笑了，笑得眉目舒展：「我确实，挺感谢有你的。」

「是吧！」我得意起来，「也不想想，有我在，你小时候少挨了多少欺负！」

「你欺负我算吗？」

「不算，咋俩谁跟谁啊！」

.....雪越下越多，让不远处那一树孤零零的枝条沾染上了晶莹的雾凇。

下完这场雪正好是周末。

我和蓝烨把两家院子里的雪铲到一起，在树下堆了两个雪人。

一个戴着他的围巾，一个扣着我的帽子。

-

不知不觉，期末来了。

我对考试这事向来随心所欲，只勾选择题。

能考多少分，全靠玄学。

洛南安自从某个阶段后，便开始了疯狂学习的副本。

每天不是在背书就是在刷题，拼命程度让我有种恍惚感。

读着高一的书，操着高三的心。

与洛南安相似的，还有蓝烨。

他睡觉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书桌上放着的各种试卷练习册，眼看着拔高。

期末后的榜单挂出来，我挤着人堆去看。

高三第一名，蓝烨。

高二第一名，陆白。

高一第一名，洛南安。

我骄（嚼）傲~！

寒假前，蓝烨告诉我，他要去沪宁参加一个比赛，很重要。

我给他加油打气，奥利给！

这个比赛，我爸带队，临走前对我说，如果蓝烨成绩好，很可能被保送。

「保送到哪？」我问。

「华夏大学啊！」我爸回答。

我愣了愣，「啊.....哦.....」

我有点回不过来神。

送蓝烨走的那天，我特地起了大早，跟着他们去了高铁站。

同行的还有几个人，市内高三的好苗子都到齐了。

验票进站前，我拉住蓝烨：「我爸说，要是比赛结果好，就有机会保送华夏大学。」

「嗯，」蓝烨点头，「一等奖有机会被保送。」

「那——」我咬了咬舌头尖，「那你加油，加油.....」

蓝烨望着我，「左夏。」

「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保送名额，但我会竭尽全力。」蓝烨说。

我哦了一声。

蓝烨又说，「我的目标从来没变过，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能达成所愿，对华夏大学是这样，对其他的事也是这样。华夏大学就在那里，它不会动，只要我努力争取，总有机会被

它承认接受，但是其他的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努力就够的。」

我像是有点明白他的意思，又不是特别明白。

目送蓝烨和我爸那一堆人消失在闸口，我回头往公交车站走。

走了几步后，干脆把拉链一拉，摆好姿势，跑！回！家！

从高铁站到家，20 多公里，我把体力透支了个一干二净。

快到小区时，我放慢了速度。

等到了家门口，我踩上台阶，一屁股坐在地上，背靠着那棵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树杆，大口喘气。

蓝烨临走时的话，在这 20 公里的长跑中，被我解析了一遍又一遍。

那话乍听起来没问题，但细品之后，仿佛在暗示些什么东西，又好像已经明确了他想表达的意思。

他希望我去帝都。

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却没有说出口。

他希望我自己决定，而我的决定，他影响不了。

小学三年级，我可以不负责任地因为父母一句话，把「华夏大学」当做被轻易忘记的目标。

但现在不行。

我长大了，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因为我的决定不再是只为自己，更会影响别人。

-

蓝烨走后，我每天捧着手机，在社交渠道和新闻里找关于那个比赛的消息。

我爸临走前交代过，他们到沪宁后，会封闭式训练几天，然后才是比赛，这中间所有学员都不能用手机和电子设备。

我和蓝烨失联了。

第一天我觉得可以忍。

第二天我也觉得没问题。

到了第三天我就开始不对劲了。

手机屏幕被撸刷得冒火星子，也没刷到几条有用的资讯。

我有点坐立难安。

蓝烨那么聪明，应该能拿好成绩。

但是能参加这个比赛的，就没有笨蛋。

我满心希望蓝烨能一鸣惊人，心底又始终有那么点惴惴不安。

就像我忽然知道，蓝烨有可能被保送的消息时，一瞬间恍惚。

那时候我在想，啊.....原来，根本不用等高考那么久，原来，他口中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原来，我和他是真的又要分开了。

他回来的那天，秋风乍起。

那好像，就在不久前。

-

我难熬地刷了几天手机，终于等来了蓝烨的电话。

「喂蓝烨你怎么样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接你啊！」

电话那端，蓝烨一如既往的慢条斯理，「我很好，明天回去，不用来接我了。」

「我想去接你，」我连忙问，「你几点到？什么车次？」

「晚上七点，车次我一会发给你。」

「行，我去接你！」

蓝烨笑了笑，问：「你怎么不问我比赛的结果？」

「我忘了.....」我顿了顿，轻声问，「结果是什么？」

「你希望是什么？」蓝烨不答反问。

「我当然希望是最好的！」我毫不犹豫。

「嗯，」蓝烨低笑，「不算差。」

我不太明白这个不算差是什么名次，蓝烨也没细说。

不过这个答案，我第二天就自己看见了。

锦南高中校门口，十多米长，三五米宽的条幅上，烫金大字，写得清清楚楚。

【热烈祝贺高三一班蓝烨同学，斩获国际物化竞赛一等奖，为学校争光！】

我站在那条幅前，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扯了扯嘴角。

我骄（嚼）傲……

嗯，骄傲……

那天晚上，我跑去高铁站接他们回来，比我先一步到的是学校的老师领导。

一群人鲜花掌声条幅，乌泱泱地等在出站口。

蓝烨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围了过去，我站在原地，就这么眼巴巴看着。

讲道理，一等奖这东西，我都拿倦了，怎么没见过你们这么热情啊。

蓝烨接过花，看见我，朝我笑了笑。

我朝他呲牙做鬼脸。

蓝烨抿嘴又笑，和领导老师说了几句话，朝我走过来。

「恭喜你，一等奖。」这句祝贺我发自肺腑。

「谢谢，」蓝烨把手里的花递给我，「拿着吧。」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主任给你的。」

「给我了就是我的，你以前拿过那么多冠军，我也没给你送束花，这个补偿你了。」蓝烨说。

「你这是借花献佛，顺水人情。」我挑眉。

蓝烨笑，「那你要不要？」

「要。」我夺过花，「回家！」

回去的路上，我爸坐在出租车副驾驶上，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给我全面科普了一下赛场之激烈，赛程之急促，对手多么多么厉害，但蓝烨更厉害。

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个蓝烨出墙来。

言谈之间，自豪感冲出屏幕的那种。

我手指抠着花瓣，低着头问了句，「爸，蓝烨拿了一等奖，那保送的事儿.....能行么？」

蓝烨看了我一眼。

我爸说：「有了这个奖项，学校和市里省里教育部门的领导都会努力促成，往年拿二等奖都有机会进华夏大学，蓝烨这一等奖，板上钉钉吧。」

我心里一沉。

不知道是应该替蓝烨高兴，还是应该替蓝烨兴奋。

反正不是空荡荡的。

不是！

就像我爸说的，蓝烨这个奖拿的分量太重了。

寒假伊始，我爸身为高三班主任，还得尽职尽责跑学校。

高一放假，但我每天准时准点和蓝烨去学校，他上课，我去体育馆加训，为了即将到来的全运赛做准备。

因此，当蓝烨确定被保送的消息传出，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挺平静。

我和蓝烨都挺平静。

虽然确定被保送，但蓝烨该上学上学，该听课听课，只是把刷题的时间挪出来，自习课的时候会来体育馆看我训练。

蓝烨拿了一等奖，我也不想落于他后。

牟足了劲，非得证明点什么不可。

时间一天天过去，高三放假了，农历的春节也来了。

蓝烨要回帝都过年，临走前，送了一双跑步鞋给我。

那个牌子是全球最好的运动品牌，价格不菲，我很眼馋。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抱着鞋盒眼巴巴看他。

「过完年就回来。」蓝烨坐在沙发上，给我的新鞋穿鞋带。

我踢了踢腿，脚上毛茸茸的狗头拖鞋上两只耳朵忽扇忽扇，我一脸嫌弃：「你给我买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鞋是上礼拜我和蓝烨一起去看电影时，在商场买的。

我实在不明白，一双拖鞋，怎么好意思卖一双皮鞋的价。

蓝烨这个全国物化竞赛一等奖的人，又是用什么脑子计算出它值那些钱，并且还买回来了。

「觉得和你像，就买了，」蓝烨穿好一只鞋，换另一只鞋，
「挺可爱的。」

可爱个锤子！

我哼哼唧唧：「你生日是正月初九，能赶回来吗？」

蓝烨抽空看了我一眼，「你想给我过生日？」

「废话，」我白他一眼，「以前你生日我哪次缺席了。」

「好，」蓝烨把带子穿好，一双鞋放在我脚边，「我回来过生日。」

我踢走狗头，换上新鞋，脚下动力十足！

我在蓝烨家的客厅里跑了个小来回，兴致冲冲扑进沙发里，压着抱枕朝他笑，「说好了，初九前回来。」

他看着我，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蓝烨走了，回帝都他家那大别墅去了。

三十那天晚上，我抱着手机和他聊天，一起吐槽这弱智的全民晚会。

十二点的时候，我卡着点给他发了语音。

「蓝烨，过年好啊！」

他几乎是同一时间发了语音给我。

「左夏，新年快乐。」

-

拜一家子老师所赐，从初一到初六，上门看望恩师的人络绎不绝。

我爸我妈，教育之光！

到了初七，我给蓝烨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结果.....

「蓝烨你个大骗子！」我对着手机那头的蓝烨怒吼。

蓝烨一脸无奈，「左夏.....」

「说好的回来过生日，现在又说回不来？是飞机停航了还是高铁停运了，怎么就回不来了！」我气愤嚷嚷。

「这件事是我答应的太草率了，对不起。」蓝烨语气歉意。

我愤愤瞪他，怒火难消，「不回来就不回来，我也不稀罕你回来，说话不算数的是小狗，你是小狗！我懒得理你，你爱干嘛干嘛吧！」

吼完，挂视频，丢手机，气恼恼地抄起枕头左摔右打。

混蛋蓝烨，有本事别回来！

你要是敢回来，我不揍你，不叫夏小狗！

我摔了枕头，拿起原本放在枕头底下的红包。

左老师齐老师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给的都在这了，厚厚一沓，不算少。

我本来想拿这些钱给蓝烨过生日的。

买蛋糕花一部分，其余用来买礼物。

现在好了，人不回来，省钱了！

我捡起丢到一旁的手机，发了两条消息。

「徐渐，出来聚一下。」

「洛南安，出来吃饭吧，我请客！」

过完年，徐渐明显胖了一圈，电线杆加粗了。

洛南安还是老样子，只不过聚餐吃饭还不忘带平板电脑——上网课。

「你也太拼了吧？」我对洛南安这用功程度表示震惊。

「还行，」洛南安收起平板，随口说，「吃完饭，我正好去补习班。」

「有必要这么累吗？」我抽嘴角，「我们才高一……」

「天分不够，努力凑，」洛南安看向我，「我也想考华夏大学。」

我有点意外，「你以前不是说想考沪宁交大吗？」

「那是以前，」洛南安对我笑了笑，「我现在的目标有，且只有一个，就是考华夏大学。蓝烨能去，我觉得，我也行。」

我撇嘴，「你和他较什么劲……」

「也不是较劲，就是不想输给他，」洛南安低着了低眼睫，「定个远大的目标，努力去做到最好，中间的过程可能会很艰辛，但如果真的成功了，那也是一种享受。」

「行吧，」我举起可乐罐，「希望你早日梦想成真！」

吃完饭，洛南安赶着去补习，徐渐拽着我，要去商场顶楼的电玩城，我轻咳了一声，「我还有别的事，你自己去吧。」

「不是你说没事才出来聚餐吗，怎么又有事了？」徐渐不解。

「本来没事，忽然有事的，」我随口应付，「我先走了啊！」

不等徐渐多问，我发挥长跑优势，一溜烟儿下了电梯。

电梯在一楼停下，我食指蹭了蹭鼻子，终究还是走进了手机店。

「.....那个蓝牙耳机，帮我拿一套，谢谢。」

花光了压岁钱，换了个没掌心大的小盒子和两只耳机。

我坐在商场的休息椅上，掏出手机，给蓝烨发消息。

「地址发一下，给你寄个东西。」

消息发送过去，没三秒，蓝烨的视频就过来了。

手机像烫手一样，被我左手换右手，我看了看周围，往休息椅后的装饰花堆靠了靠，避开来来回回的人，接通了视频。

视频一接通，我抢先一步道：「你给我地址就行了，不用弹视频。」

蓝烨看着我，缓了口气，说：「我不想要你邮过来的礼物。」

我眉头一竖，「那你想要什么？我亲自给你送去？」

「可以吗？」蓝烨问。

我怔了怔，「.....什么？」

蓝烨望着我，一字一句问：「左夏，你想不想来帝都？」

我有点发懵，结巴道：「我去，去帝都干嘛？」

「来找我吧，」蓝烨笑了笑，「我带你吃好吃的东西，逛你想逛的地方，来吗？」

我胡乱眨眼，慌慌张张，「我没去过帝都我爸妈不可能让我去我去了我住哪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我连去的车票都买不起了！」

蓝烨照旧，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和我说，「你没来过帝都正好可以来看看。左叔和齐阿姨那边我去说。你来了住我家吧，我爸妈都很想你。飞机高铁你想坐什么来都行。来回的路费我报销。」

「.....啊，」我还是双眼发直，「我.....我想想。」

太突然了！

蓝烨点点头，「你想吧，想好了随时告诉我，我等你。」

我僵硬地点点头。

晚上回家，我在书房门口转悠了四五六七圈，也没勇气进去。

左老师抬眼看我，「又惹什么祸了？进来都不敢进来。」

「爸，」我硬着头皮进门，眼珠又斜斜地扫了一眼齐老师，「妈，有个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什么事？」我妈问。

「就是吧，那个.....蓝烨的生日快到了.....」

「哦是啊，」我妈看向我爸：「我记得小烨好像是初九还是初十的生日。」

「初九，」我爸看我，「他生日怎么了？」

「他生日我想送个礼物.....」

「行啊，」我爸拿手机，「要多少钱？」

「钱是次要的，主要是他这生日愿望比较特殊。」我咽了咽口水，小声说，「他想让我去帝都找他。」

「啊！」

左老师齐老师眼镜差点没掉下来。

然后就是意料之中的拒绝三联。

不行，不许，不能去。

我垂头丧气回了房间，给蓝烨发消息。

蓝烨回复了我一句，「你自己想来就行，其他的交给我。」

交给你有什么用，你是能说服左老师还是能摆平齐老师！

我丢开手机，失落地蒙头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跑步回来吃早饭，我妈一脸严肃嘱咐我，「到了小烨家里，要有礼貌，你蓝叔叔薛阿姨都是斯文人，你别上蹿下跳让他们闹心。」

我爸严厉告诫我：「放你出去不是让你毁灭世界的，别以为我和你妈不看着你，你就无法无天了，多听小烨的话，敢惹事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

蓝烨你可以的，你才是 YYDS！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摆平我爸妈的，反正就是，正月初八，我踏上了去帝都的高铁。

蓝烨财大气粗，一等座的待遇，让我舒舒服服当了一把大爷。

一路上，我都在和蓝烨聊天。

他告诉我，出了站就能看见他。

我调出这趟高铁的时刻表，听着报站，恨不得把心里的翅膀按在高铁上，咻地一声飞过去。

几个小时后，我拖着箱子，顺着人流走出来。

帝都高铁站人来人往，我垫着脚四处看。

蓝烨蓝烨蓝烨呢？

人头攒动，我找不到想找的人。

忽然，背后传来了带笑的声音。

「左夏。」

我立即转身，往后看去。

纷纷攘攘的旅人后，站在玻璃窗前的少年，明澈秀拔，无比温和。

「蓝烨！」

我拖着行李箱跑过去，脸上的大笑脸堪比太阳灿烂。

蓝烨拉着我的手臂，拖过行李箱，问我：「累吗？」

我摇头，对他笑：「不累！」

「走吧，」蓝烨带着我往外走，「先回家。」

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住帝都大别墅是一种什么体验。

但我可以先回答，坐劳斯莱斯是一种什么体验。

开车的司机，蓝烨叫他弛叔，我也跟着一起叫。

车上空调开得足，我低头去扯脖子上的围巾，扯得头发乱成一团。

「我帮你。」蓝烨把围巾从我脖子上拿下来，叠好，放在我们两个座位中间。

我好奇地看着外面。

帝都之大，一双眼睛装不下。

蓝烨往我身边坐了坐，指着外面，慢悠悠说：「那边是 soho 大楼，旁边是电商龙头总部，再往后面是科技园区。」

「故宫在哪？」我问。

「故宫离这里还很远。」蓝烨回答。

「那你家在哪？」

「东三环，」蓝烨想了想，换了个说法，「离故宫很近。」

「我知道，」我笑咪咪看他，「面朝天安门。」

蓝烨笑了，「面朝天安门的是大会堂和博物馆。」

「我想看升旗！爬长城！去故宫逗猫！」我兴致勃勃，满眼是光。

蓝烨笑着点头，「好，都带你去。」

-

蓝烨家确实没有面朝天安门，但真的是大别墅。

我望着这栋别墅，对自己家也住别墅的事，表示有点心虚。

我家别墅：是我不配！

蓝烨拖着我的行李箱进门，迎面走来的是多年不见的薛阿姨。

「夏夏！」薛阿姨的样子半点没变，让人想起一首歌，时光都去哪了？

「薛阿姨好，」我把手里的手提袋递过去，努力伪装乖顺假象，「这是我爸妈让我给你带过来的。」

薛阿姨收了袋子，看我，又扑哧笑了，「夏夏，你小时候皮得跟小狗似的，怎么长大了这么文静了？」

「我.....我一直都文静。」我睁着眼睛说瞎话。

「妈，」蓝烨不遗余力拆台，「她装的。」

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墙上，抠都抠不下来。

薛阿姨笑着说：「夏夏，你别见外，在家什么样，在这儿就什么样。」

「好.....」好想当场打你儿子——要真是在家，我现在已经动手了。

薛阿姨从小就疼我，一点不作假的那种。

我虽然想按照左老师齐老师的叮嘱做个人，但没一会儿，就原形毕露，露出了狗耳朵，弹来弹去的那种。

我本来在给薛阿姨讲我的长跑荣誉，但不知道为什么，讲着讲着，就成了在学校里的「丰功伟绩」，一时间眉飞色舞，声如

洪钟。

薛阿姨乐不可支，笑得眼睛弯弯。

等我说完了，才后知后觉地裂开。

我他妈都在说啥啊！

我悄悄看蓝烨，给蓝烨使眼色，想他帮我润润色，圆圆场，结果却看见蓝烨比他亲妈笑得都开心。

.....好的，你们高兴就行。

晚上蓝叔叔回来，见了我自然也是眉开眼笑。

我来蓝烨家第一天，过得如鱼似水，轻松开心。

晚上我和齐老师视频，让她放宽心。

齐老师看我那乐颠颠的模样，深表忧虑——在他们的认知里，我高兴就代表着孙猴子闹完了天宫了。

我躺在床上，给蓝烨发消息。

我：【睡了吗？】

蓝烨秒回：【还没，你还不睡？】

我：【睡不着~】

蓝烨：【睡不着就聊聊天吧。】

我：【明天你生日了。】

蓝烨：【嗯。】

我：【过了明天，你十六岁了。】

蓝烨：【严格意义上说，过完元旦，我们都已经十六岁了。】

我：【那不一样，得过了生日才算.....正好，你先别睡，我也不睡，一起等十二点吧！】

蓝烨：【好。】

我和蓝烨聊着不着边际的各种话题。

一直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我急不可耐地在框框里敲字。

卡着十二点，发了出去。

「十六岁生日快乐！」

-

十六岁和十五岁有什么分别吗？

我问蓝烨。

他稍微想了一下，回答说，法定成年人是十八岁，但其实，过了十六岁，就已经迈入了成年的门槛，想事情的方式、做事情的形式，都和以前不同。对待「未来」，更加谨慎，也更懂得按部就班，怎么用成年人的办法去达成目的，实现理想。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果然是「成年人」的回答，我这个「非成年人」理解不了。

蓝烨的十六岁的生日办得并不隆重，但很有仪式感。

薛阿姨送了他一块手表，表盘里镶嵌着像星辰一样的亮光，好看极了。

蓝叔叔送了他一把钥匙，能打开从华夏大学正门出来步行十五分钟的一套房子的大门。

开车的驰叔，家里的保姆阿姨，都送了礼物。

轮到我时，斥「巨资」买来的蓝牙耳机，实在太过寒酸。

我扭扭捏捏递过去，小声说：「给你的.....别嫌弃。」

蓝烨收了那小盒子，眉眼带着欢愉的笑，「谢谢。」

我见他笑，也就跟着笑，寒酸不寒酸的不重要，他喜欢就行。

吃完了蛋糕，放完了电子烟花，蓝烨拿着手机和耳机，带着我去了院子里的阳光房。

冬天阳光房全靠中央空调和地暖维系温度，蓝烨关了灯，让我抬头往上看。

我嗤笑道：「能看见什么，星星吗？别闹了，这可是帝都。」

我边笑着，边抬头。

玻璃顶上当然看不见星星，却能看见一闪一闪的灯串，

漆黑的夜幕下，闪烁不停的灯串，交错出了浪漫感。

蓝烨坐在沙发里，对我招手：「来。」

我跟着坐在他身边，背靠着沙发，「网红小灯串，美颜滤镜怪，飞机大游艇，老铁 666。」

蓝烨低声笑，笑够了，就递给我一只耳机。

我接过来，塞进耳朵里。

蓝烨在手机上点了一下，我耳朵里就响起了美妙的旋律。

蓝烨十六岁的生日，我记得耳机里的歌，和头顶这片暖暖灿光。

-

蓝烨答应带我玩遍帝都，他做到了。

过完生日，蓝烨尽职尽责，每天一个景点不重复。

长城故宫，升旗仪式。

大园小府，香山密云。

我感兴趣的地方通通玩了个遍。

正月十五那天，蓝烨带着我去了华夏大学。

我走过华夏大学标志性的建筑，就算再怎么不当回事，心里也对这座校园也存有敬畏。

「你保送了哪个专业？」我问蓝烨。

「医学院，」蓝烨回答，「也是我自己想学的方向。」

当医生啊。

我幻想他将来穿白大褂的样子，肯定也好看。

但我这人，不抬杠就活不了。

蓝烨说想学医，我就嘴欠地吐槽：「鲁迅先生说过，学医救不了国人。」

蓝烨看了我一眼，微微扬眉，「你确定这话是鲁迅先生说的？」

我一愣，还真认真想了想.....

蓝烨见我眼珠往上看，努力思索的样子，忽然就笑了。

我反应过来，急吼吼道：「这句话真是他说的！」

蓝烨笑得声音微震，「嗯，是他说的。」

我眼见他笑成这样，哼唧了一声，懒得理他！

蓝烨明明还没入学，却对学校了如指掌，带着我逛遍了校园后，指着不远处的一道门说：「那是华夏大学西门，正对着的，是帝都体大。」

他这话一说出来，我心里就坠了坠。

蓝烨看向我，「去看看么？」

我张了张嘴，又抿了抿。

「要是不想去，就回家吧。」蓝烨声音温和，语气也平淡，像是随口说的一样。

我攥了攥手指，下了决定：「去就去，看就看！」

蓝烨弯弯嘴角，和我出西门，过马路，进了帝都体大。

我以前参加过省内比赛，有两次是在省体大校内举办，比赛完我在学校里逛过几次。

但是，不得不说，帝都体大全国第一，不是吹出来的！

「蓝烨你看这雕像！」我指着立在花圃里的大理石雕像，急吼吼说，「这是王军霞！我偶像！国内第一个获得奥运会长跑金

牌的女运动员！你知道外国人怎么称呼她的吗？东方神鹿！」

我双手合十，胡乱拜：「偶像旺我！偶像欧我！」

蓝烨笑着问：「那个呢？那个是谁？」

我看向旁边的雕塑，瞪大了眼：「曲云霞！也是我偶像，国内第一个奥运会中跑金牌女运动员，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旁边那位呢？」蓝烨又问。

「张林丽！」

「她旁边的又谁？」

「姜波！」

「马丽艳！」

我一个个雕像看过去，每看一个，都恨不得原地转圈圈，一蹦三尺高。

这些都是田径赛场上的女王，不可超越的英雄！

蓝烨安静地看我，等我把所有偶像都膜拜了个遍后，又带着我去逛其他地方。

国内第一的体育大学，跑道又宽又长又舒服。

国内第一的体育大学，场馆又大又多又漂亮。

国内第一的体育大学，食堂又香又鲜又量大。

就连窗口卖的饮料，喝起来都特别甜！

蓝烨把小排骨夹到我盘子里，轻声说：「帝都大学圈有个说法，华大的分数科大的汉、民大的方言体大的饭，在帝都大学的圈子里，有口皆碑。」

我一口排骨咬下去，深以为然地点点头，「确实好吃。」

蓝烨又给我夹了一块排骨，若无其事说：「这里是体大二食堂，体大一共有六个食堂，现在是寒假期间，只开放这一个，听说最好吃的是三食堂，不过三食堂只对校内师生开放。」

我忙着啃排骨，没空和蓝烨搭话。

蓝烨难得话多起来，又说：「体大因为性质特殊，校园占地非常大，已经开放的操场有八个，室内外训练场馆近 100 个……」

「咳，」我被排骨噎了一下，诧异看向蓝烨：「多，多少个？！」

「操场有八个，训练馆将近 100 个，」蓝烨思索了一下，缓缓道，「据说还有在建的场馆，如果全部建完，应该不止 100 个。」

我瞠目结舌，八个操场，100 个训练馆。

做梦都不敢这么梦！

蓝烨笑着看我，「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吧。」

小狗猛点头，嗯嗯嗯！

吃完饭，蓝烨领着我把八个操场，几十个训练馆走了个遍，最后我们去了那条赫赫有名的「冠军之路。」

「帝都体大最有名的就是这条路，上面保留了奥运冠军们的脚印，每一步代表的都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第一，他们把脚印留在这里，代表着这里是所有运动员所崇敬认同的最高学府。」

「这是荣誉，也是无可比拟的自豪。」

冬季的风卷着地上的叶子，从那些脚印上掠过。

尘埃与枯叶掩藏不住清晰的步伐。

就像蓝烨说的，是运动员的骄傲，荣誉，和自豪。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里，看车窗外已经斑斓的夜色和明亮的灯光。

良久后，我转头看蓝烨：「那里很好，特别好。」

蓝烨望着我，「所以？」

我深吸了一口气，眨眨眼，「所以，如果我也像你一样，竭尽全力，能考上吗？」

蓝烨笑了笑，「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能不能，就像不跑一跑怎么知道终点在哪？」

我想了想，又转过头，继续看夜景。

帝都的环形高架桥畅通无阻，我看着桥下霓虹流影，叹气感慨：「帝都真美。」

「帝都不止美，」蓝烨轻声说，「帝都有逛不完的景致，吃不完的美食，还有帝都体大，以及……」

蓝烨顿住，没说下去。

我等了等，又等了等，半天没听到后面的话。

扭头看蓝烨，「以及什么？」

蓝烨看着我，灯火在他眼中流光溢彩，他笑着说：「以及我。」

我怔了一下，看着他弯起的唇角，瞳底的浅笑，心脏再度咚咚咚地乱搭桥。

-

赶在寒假结束前，在左老师齐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我终于从帝都返程。

蓝烨和我一起回来的。

我没有再和他谈过关于帝都体大，或者，将来的某个目标。

但我心里已经下了决定。

回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换成我爸妈怀疑，我大约不是他们亲生的那只小狗。

我开始读书了。

莫名其妙，没有任何铺垫前奏，我就开始学习了。

基础太差，我学得吭哧瘪肚，一个头八百个大。

好在家里不缺老师，好在还有蓝烨。

高一的课本先放在一边，他们从初中开始教我。

我每天早上照例出去跑步，不同的是，耳朵里塞着蓝烨回赠我的运动耳机，一遍又一遍放着英文短句，古文诗词。

蓝烨从最起初的代数几何力学高锰酸钾反应实验给我讲起。

掰开了，揉碎了，一遍遍灌输。

徐渐在看见我拿着练习册，又写又画，琢磨着辅助线要在哪勾时，震惊得灵魂出了窍。

「夏爷，夏爷你没事儿吧？」

「别吵，」我全神贯注，赶苍蝇似的挥手：「我快得出结论了。」

「你终于开窍了，」洛南安の笔尖指了指一个点，「这里，勾线，反推。」

「哦对对对！」我连忙照做，茅塞顿开。

徐渐依旧傻眼，「才多久不见啊，你就沉迷学习了！」

「我不是沉迷学习，」我在下面写结论，随口道：「我是要考帝都体大。」

「.....所以，可得出结论为——什么？」洛南安抬头看我。

「帝都体大啊，」我解决了一道题，笑盈盈地看着他们，「我想考那里。」

徐渐皱眉，洛南安不说话。

我朝洛南安眨眨眼：「华夏大学和帝都体大离得特别近，我实地考察过的.....对了，体大的饭菜可好吃了！蓝烨说，最好吃的不是我去的那个食堂，是另一个，回头你考上华夏大学，我考上帝都体大，你來找我玩，我请你吃三食堂！」

洛南安听我说完，没什么表情地问了句，「你决定去帝都体大，是因为蓝烨？」

这问题太耳熟。

他问了不少一遍。

以前我否认过，模棱过，但是现在，我很直接给了回答：
「是。」

蓝烨是我选择帝都体大的一个原因。

徐渐长长的叹了口气，又动了动嘴角，一言不发往后走，坐回他的位置上。

洛南安也转过头去，忙着刷他永远刷不完的题。

以前我觉得上课太漫长，考试更漫长，但现在我发现，原来认真学习时，时间会流逝得特别快。

我要考帝都体大的事，朋友哥们儿知道，教练黄老师知道，我爸妈也知道。

我唯独没和蓝烨说过。

我想，我不说，他也明白。

训练，比赛，学习.....像一个循环，占据了我能空余出来的所有时间。

冬去春来，省全运会如期召开。

这场比赛对我很重要，如果拿到第一名，体育成绩就会非常有优势。

和蓝烨那次的竞赛一样，至关重要！

比赛前一晚，我越过阳台，溜进蓝烨的房间，见他在查关于历届全运会长跑的新闻和消息，不由的想笑。

「你去考试的时候，我也查这些。」我站在电脑椅旁，看着网页上的资讯。

蓝烨放开鼠标，转了转椅子，抬头看我，「我知道你能赢。」

「我本来就能赢！」我扬眉，毫不客气地给自己加自信 buff。

蓝烨笑了笑，「明天你什么都不要想，只管冲着终点跑，我在终点等你。」

我瞪了瞪眼睛：「大哥你清醒一点，在终点等我的是裁判！」

蓝烨拉开抽屉，拎出一张铭牌。

上面写着「L 省全运会少年志愿者蓝烨」，中间贴着蓝底的一寸照。

蓝烨把铭牌在我眼前晃了晃，「在终点的除了裁判，还有我。」

我默默举起大拇指，这波操作稳如虎。

比赛我参加过太多次，从来没觉得紧张，但这次比赛性质不同，除了本身的兴奋外，更多的是为了「未来」在拼。

睡觉前，我看了一眼书桌旁的陶瓷猫。

我的存钱罐上，永远缺一块金牌——全运会的那块就不错。

-

比赛当天，左老师齐老师都没能来现场。

他们一个高三组，一个初三组，不会为了女儿的比赛辜负了自己的学生。

索性有蓝烨陪我。

他说会在终点等我。

考帝都体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蓝烨，拼尽全力跑到终点的原因之一也是蓝烨。

如果没有蓝烨，如果蓝烨没有回来，左夏就不是现在的左夏。

我听见裁判喊了预备。

我低腰，踮脚，唇角轻轻地弯了弯。

左夏和蓝烨，从小一起长大，不离不分，不抛不弃。

帝都体大，就是我的未来。

砰——

发令枪的声音响彻全场，我的未来和蓝烨，都在前方。

-

我被蓝烨抱住的时候，人有点恍惚。

长跑之后，颓然无力。

蓝烨抱着我，在我耳边说了什么我没听见，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地响。

心肺炸裂，大腿酸疼。

大口地喘着气，眼前阵阵发黑。

「左夏.....左夏.....左夏！」

我喘着粗气看他，「听见了.....别喊了.....」

蓝烨从来平静的脸上，头一次出现了狂喜的表情。

他保送华夏大学的时候都没这么兴奋。

「你是第一名！冠军！」他喊。

我扯起嘴角，撩开紧贴着脑门的头发，甩了甩滚落在脸上的汗珠，迎着阳光看向主席台，朗声笑道：「逢赛必胜，夏爷就是这么牛逼！」

蓝烨望着我，眼神似线，软软缠缠。

我拿回了心心念念的那面奖牌，郑重其事地挂在猫脑袋上。

这个成绩到手，我朝着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接下来的日子，在反复地学习，做题，再学习，再做题中渡过。

六月临近。

高考如期而至，我的生日在高考后第三天。

蓝烨虽然有保送在身，却还是体验式地参加了高考。

我明知道他有保送在身，也还是紧张兮兮地送他去考场。

我们两个都有病，大病。

高考之后，我期盼起了生日。

蓝烨的十六岁生日我还记忆犹新，就是不知道我的十六岁生日会收到什么惊喜。

很巧的是，我生日那天，是个周末。

头一天晚上，我和蓝烨站在阳台上，对着手机盯时间，他卡着十二点说了生日快乐，并且给了礼物。

我万万没想到，他会送我一串手链。

「.....你不觉得这东西不太符合我的人设画风吗？」我嘴角狂抽。

蓝烨拿过手链，拆开后，戴在我手腕上，「这是铃兰花，话语是.....幸运和祝福，我觉得很适合你。」

幸运，祝福。

我自然而然联想到了考试，他大概是希望我实力不够能靠玄学凑。

我拨弄了一下银白的铃兰，在他眼前晃了晃手腕，「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他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你明白？」

「放心，」我一掌拍在他肩上，抬了抬下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蓝烨看着我，微微垂眸，低笑道：「嗯。」

-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铃兰的花语，是温柔的守护与纯洁的爱。

-

蓝烨是个怪物。

这话不是骂他，是夸他。

高考放榜，他的总分数高到令人咋舌，就算没有保送，也妥妥能上华夏大学。

锦南校门口的大红条幅换了又换，蓝烨的名字始终不变。

我不奢求蓝烨那样变态的分数，给我一半就够了，一半我就进帝都体大了！

学习也是一种长跑，蓝烨一样站在终点。

我没道理追不上去。

我行，我能，我可以！

一整个暑假，我啃完了初中一二年的书，终于迈上了初三的台阶。

与此同时，蓝烨又要走了。

我知道他要走，我也知道，他已经推迟了回帝都的日子。

可不管怎么推迟，他都要先我一步，去他定好的目的地。

隔壁别墅又开始进进出出地往外搬东西。

我站在树下看着蓝烨，故作轻松道：「你先去帝都等我，就两年，两年以后，我请你吃体大三食堂！」

蓝烨不说话，只是盯着我看。

我拨了拨脑袋一侧的头发，低着头，踢了踢地上的小石子，
「.....不是还有寒假暑假吗？你可以回来，我也可以去找你.....
语音视频发消息.....只要你别像以前一样失联就行。」

蓝烨轻出了口气，「左夏。」

「嗯？」我抬头看他。

蓝烨盯着我，轻轻地，慢慢地说：「你以前问过我，十六岁和十五岁有什么不同，现在你自己知道有什么不同了吗？」

我眨了眨眼，想起那时候蓝烨的话。

他说十六岁的人，对待未来会更加谨慎，也更懂得按部就班，怎么用成年人的办法去达成目的，实现理想。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只是一知半解。

但是现在，我好像比之前明白了一些。

-

蓝烨走了。

他走的时候正值盛夏，我站在阳台，看着对面空空的卧室，心里沉沉闷闷，无论如何也开心不起来。

我对蓝烨，对未来，对理想和目的的追逐，才刚刚开始。

齐老师曾经说过，对学生来说，学习是最重要的事。

左老师曾经也说过，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天赋，它更考验一个人的自律和决心。

我很自律。

这不是吹的，就像我能坚持每天晨跑，每周约架一样。

我也能坚持学习。

高二上学期的某一天，齐老师还拿了一套中考试卷回来。

成绩并不算很理想，但齐老师已经觉得相当欣慰，安慰我说，再接再厉。

晚上我和蓝烨视频，扁着嘴和他说，自己中考落榜了。

蓝烨在屏幕那边说，「中考落榜就初三复读吧。」

「复读伤自尊，」我嘟囔，「我还要脸呢！」

「那怎么办？」蓝烨逗我，「不复读就失学了。」

「失学就失学呗，我抽烟喝酒纹身烫头，」我笑起来，「成为我爸妈口中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蓝烨和我一起笑。

我把手机放在支架上，拿了一套题：「今晚做这个。」

蓝烨嗯了一声，视线从镜头前挪开，「我今晚也要赶一个作业。」

这是我和蓝烨的日常。

我做题，他写作业，互相也不打扰，但视频却一直开着。

蓝烨不在我身边，但他却陪着我，从来没打算让我一个人独自面对未知的将来。

那年寒假，蓝烨再度说服我爸妈，一张车票把我拐到了帝都。

半年不见，我发现蓝烨又长高了一些。

身体抽长，骨骼峻朗，眉眼之间舒展开来，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

那年冬天，我留在他家，和蓝叔叔薛阿姨以及蓝烨，一起过了年。

正月初九，蓝烨十七岁生日，我们哪都没去，窝在书房里，他敲报告，我写试卷。

到了晚上吃完蛋糕，一起跑到阳光房，一个继续敲报告，一个继续写试卷。

画面无比和谐，符合当年青少年奋发向上，努力争先的优秀品质。

寒假末尾，蓝烨送我回家，给我爸妈带了一堆的礼物，其中大半都是蓝叔叔薛阿姨的手笔。

我爸妈看蓝烨的表情有些意味深长，更多的是一言难尽，在接与不接之间，反复纠结。

最终还是一咬牙，一叹气，苦着脸收下了。

我头一次看见有人收礼收得这么不情愿。

蓝烨送我外加送礼，任务完成后第二天独自飞回帝都。

我始终不明白，他费这功夫，跑来飞回的意义在哪？

我在帝都一个寒假，学习水平直线上升。

我觉得蓝烨教我，比左老师齐老师要好得多——但这话我不敢说，十六岁半了，并不想再被揍得嗷嗷哭。

不久后，我再一次挑战往年中考试卷。

齐老师核算完分数后，差点被当场落泪，「咱家夏小狗，终于初中毕业了！」

喜大普奔。

我志得意满告诉蓝烨，蓝烨笑得很温暖，「你的努力有回报了。」

我长出一口气，有种焕然新生的痛快感：「洒家这辈子值了！」

「考上高中就值了？」蓝烨挑眉，「帝都体大还在等你呢。」

「你不是也在等我？」我随口道，「别急，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蓝烨轻笑，「嗯，我不急，我等你。」

那一年的锦南高中门口，再度挂起了红艳条幅。

高三七班陆白，考入帝都科技大学——那所与华夏大学旗鼓相当，又相爱相杀近百年的一流名校，

成绩出来的第三天，校方邀请陆白大礼堂演讲。

陆白按照国际惯例，感谢校领导、老师、同学们、警卫大叔、食堂阿姨、CCTV、MTV、.....

「但我最想感谢的，是高二六班的左夏同学。」

我震惊地看向主席台。

陆白依旧穿着锦南高中的校服，隔着那么远，与我微笑对视，
「因为有你，我变得勇敢，再无惧怕。」

礼堂里立即传来排山倒海的起哄声。

「呜呼~」

「学长牛逼！」

徐渐一言难尽地看着我，「你可太厉害了。」

我：「……」

见义勇为怪我咯？

高二那年的暑假，我三度进京。

出高铁时，我又是一眼就看见了蓝烨。

他的身高长得不那么明显了，五官却越来越好看，站在那里，哪里就是一道风景线。

蓝烨伸手过来，我照例把行李箱递过去，但他这次没有拿行李箱，而是握住我的手。

「怎么了？」我以为他有事要说。

蓝烨握了握，又松开，接过我的行李箱，轻笑道：「没事。」

蓝叔叔薛阿姨对我的热情和喜爱，逐年递增，我每次来，他们都和过年差不多。

薛阿姨致力于给我买买买，衣服鞋子书包，有用的没用的，每次回家我都能带回一堆。

我在蓝家过得比自己家还自在。

但这次等着我的，不止有蓝叔叔薛阿姨和蓝烨，还有蓝叔叔请来的家教老师。

蓝家三口人，不遗余力帮我搞学习。

我在蓝家封闭式闭关，一个暑假扫掉了高一课程。

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学习的天赋不高，脑子也不够聪明，从后往前追赶，对我来说无异于幼童攀山，其中的艰难只有自己最清楚。

我长跑多年，累得只剩半条命的时候没哭过。

但当我薙着头发做题，无论老师和蓝烨怎么点拨，就是理解不了时，内心的焦虑和挫败，好几次都差点把我逼哭。

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这句话也许没错。

但学习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这句话纯属放屁！

正当我一边磨牙一边干题时，发生了件不大不小的事。

简单来说就是，蓝烨的一个同学，嗯，女同学，上门来和蓝烨讨论试验报告。

也不知道暑假要写哪门子的报告！

我叼着笔，斜眼往楼梯口看。

蓝烨和那女同学在客厅，一楼。

我在书房，二楼。

即使开着门，我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我对那女同学没有恶意。

在我眼中，女孩儿就是最好看的花，疼之惜之都来不及，哪会随随便便抱有恶意。

但这个女同学不一样！

她看蓝烨的眼神，眼神里的笑，笑里藏的刀.....情意绵绵刀。

我左右咬着笔，回想蓝烨以往说大学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带过什么女同学出场。

好像从来没有过。

就算说到同学，蓝烨也不会刻意加性别。

所以，蓝烨说某次小组试验做兔子解剖，兔子忽然跳起来，整个实验室的同学们不得不到处抓兔子，欢声笑语一片片——中的一片片同学，也包括这位女同学咯？

欢声笑语，女同学。

呵。

呵呵。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呢！

丢下笔，我垫着脚溜出书房，走到楼梯转角，贴着墙站好。

这个位置能保证听见客厅的声音，还不被他们看见。

我竖着耳朵，听见蓝烨说：「.....小组报告在开学前我这部分可以写完，你负责的那部分最好早点发给我，我校对核准后再一起发给杜教授。」

「我那部分做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结果需要论证，最快下周能做完。」女同学声音里带着笑。

「辛苦你了。」

「你更辛苦，还得帮忙校对我的报告.....」

我眯了眯眼睛，蓝烨够热心的啊，帮助女同学，人人有责吗？

「你今天要是没事，我请你吃饭吧？」女同学问完，又说，「感谢你帮我校对，上次要不是你细心发现两处数据有误，我那份报告就被打回来了。」

外头三十度大太阳，出门吃饭不怕中暑啊！

我白眼一翻，心里哼哼。

「不用客气，」蓝烨温声说，「都在一个小组，帮你就是帮大家，吃饭不用了，我家里还有别人，不好出门。」

「你父母在家？」

「不是，」蓝烨顿了顿，轻轻笑起来，「是另外的人。」

我磨了磨后槽牙，哦，我是另外的人？那就是外人？蓝烨你敢拿我当外人？！

女生迟疑了一下，「另外的人是.....什么人啊。」

什么人关你什么事！

我不高兴，不，不是不高兴，我要生气了！

我听见有瓷杯轻碰的声音，好像是蓝烨端着杯子喝水。

一会儿，又是一样的声音。

应该是蓝烨把杯子放下了。

喝了口水了蓝烨，声音像冬日薄雪下潺潺的溪流，清澈又安宁。

他说：「我喜欢的人。」

-

我沉默地打开提问软件，沉默地输入「早恋」两个关键字。

弹出来的全是些不着边际的内容。

【早恋是怎样被家长发现的？】

【谈谈初中生的早恋问题。】

【游戏、早恋、叛逆，家长的烦恼。】

【早恋亲嘴合适吗？】

我翻了翻回答，发现没一个能和自己对上号。

十七岁半的蓝烨，说喜欢十七岁的我。

没被家长发现、不是初中生、我爸妈不烦恼、我们没亲嘴。

所以这些问题都不能为我答疑解惑。

蓝烨，蓝烨！

我的青梅竹马，和我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人。

他说他喜欢我。

哦，他喜欢我。

他喜欢我.....

！！！！

他真的说了喜欢我！

我在隐约听见脑袋顶上轰隆隆的雷声后，第一时间跑回书房，仔仔细细做了两张试卷让自己冷静一下。

现在我冷静了……至少，比刚听见那会儿冷静多了。

嗯，没错，蓝烨说喜欢我。

虽然但是……

他喜欢我什么？！

逃课打架爱吃白菜、翻墙学渣校园公害？

我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啊。

完完全全没有优点的我，到底是哪里让他喜欢了？

好无解的疑问，好崩溃的现实。

这题我不会做，不——会——做！

正当我抓狂无措时，让我遭受五雷轰顶的罪魁祸首走了进来。

蓝烨把一杯温水放在桌上，拿过我冷静下的产物——两张试卷看了看。

「……第四道选择题，错了，第六道选择题，错了，最后一道选择题，错了……」

错了错了，肯定是错了。

我应该是听错了，他怎么会喜欢我呢？

「.....阅读理解第三题，答案写得不够清晰，对作者的观点探究不够仔细.....」

对对对，是不够仔细。

我对你的了解太不仔细了，要不然怎么会看不出你喜欢我？

「.....作文写得不够深刻，破题观点稍微浅显些，字迹也过于潦草.....」

何止潦草，简直草率。

你连个铺垫都没有，就忽然说喜欢我，我很懵啊。

「总体看来，有进步，」蓝烨放下试卷，对我笑，「进步很大。」

靠靠靠！

我被他这一笑晃了眼，理智没有行动快，我还没想好，手就先伸出去了。

五根手指按在他脸上，一掌盖住他的笑容。

「左夏？」蓝烨一愣。

我连忙收回手，咳嗽了一声，问：「你同学走了？」

「嗯，走了。」蓝烨回答。

我端起水杯，掩饰心慌，「她来找你干嘛？」

「研究上学期期末教授预留的报告作业。」

「就光是研究报告？」我眼珠左右晃了晃，「没说别的？」

「没有别的，」蓝烨平静道：「都是实验小组的事。」

骗人骗人骗人！

明明还说了喜欢我！

我无意识地搓着腕上的铃兰花，小声嘟囔：「.....早恋是不对的。」

「什么？」蓝烨没听清楚。

我手指头抠着花骨朵，大声说：「早恋是不对的！」

蓝烨愣了愣。

我抬头看他，眯着眼说：「那个女同学看你的眼神带钩子，甜兮兮的！」

蓝烨笑了，「你这是什么形容词？」

「你管我什么形容词，」我鼓了鼓腮帮子，没好气说：「左老师齐老师教育我们，努力学习，杜绝早恋。」

「我没想要早恋，」蓝烨好脾气的说，「你别乱猜。」

你真没想早恋？

这话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蓝烨看我气鼓鼓的样子，想了想，说：「大学允许谈恋爱.....」

「允许也不行！」我倏地站起身，直直看他，「你才多大，是实验做得不够多，还是专业书不够厚，把你闲出病了才会想些乱七八糟的事。」

「谈恋爱不算乱七八糟的事，」蓝烨温和地望向我，「不过你说得对，年纪太小的话，没办法给未来做保障和承诺，所以，我不想早恋。」

我轻哼，「那你那个甜兮兮的女同学呢？」

「你也说了是女同学，」蓝烨笑了笑，「女同学是同学，也只是同学。」

我看着他，小狗爪又开始揉手链，多此一举地问：「我呢？也是你女同学？」

你敢点头，马上让你原地爆炸螺旋升天！

「你不一样，」蓝烨从容温笑：「你和别人都不一样。」

哦~

咳。

哦！

有点开心。

我抿着嘴笑笑，心满意足坐回去，继续刷题。

我觉得我掌握了全人类最高机密！

蓝烨喜欢我。

我知道。

但他不知道我知道。

这就很棒了。

在我和蓝烨十多年的相知相处中，我终于占到了上风。

于是，我在搜索框里重新敲字。

关键词——暗恋。

跳出了以下内容。

【突然被暗恋的人表白是什么体验？】

【暗恋是一个人什么感觉？】

【放弃一个暗恋很久的人是什么感觉？】

蓝烨没对我表白。

我不暗恋蓝烨。

谁敢放弃谁是狗！

我木着脸，看页面上「呼噜」两个字。

这辣鸡网站是怎么做到运营至今没倒闭，还把自己搞上市的？

-

自从知道蓝烨喜欢我以后，我开启了雷达显微镜模式，全方位无死角对蓝烨进行观察。

平时没注意，这一细心看下来，我发现了盲点。

吃饭的时候，蓝烨会把我爱吃的菜放到我面前。

喝汤的时候，蓝烨会给我先盛一碗晾着凉。

吃完饭的时候，蓝烨会端着洗好的水果送到我手边。

再晚一点的时候，蓝烨会送点心给我当宵夜。

睡觉前，蓝烨会盯着我喝热牛奶。

.....有一说一，我亲爸亲妈都没这么细致入微地照顾过我。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惊悚地想起来，从幼儿园开始，蓝烨就这么对我了。

这样的相处模式太熟悉了，以至于这么多年，我习以为常，没觉得哪里不对劲。

现在想想，哪里都不对劲啊！

「左夏，左夏？」蓝烨喊我。

我傻愣愣地抬头，「啊？」

蓝烨笑笑，「累了就早点睡吧，剩下的明天再写。」

我低头看了眼只做了一半的试卷，笔无意识地在答题处画了好几个圈圈。

「哦，好。」我放下笔，合上试卷。

蓝烨自然而然帮我收拾桌上四散的书。

我站起身往门口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看蓝烨。

蓝烨整理完书本，抬头正好和我四目相接，微微一笑：「怎么了？」

我握着拳头，砸了砸左胸。

这不争气的心脏，你再蹦！你再蹦就蹦出来了！

「没事，我去睡了。」我扭头跑回卧室。

确定了。

没跑了。

蓝烨就是暗恋我！

-

嘻嘻——

-

我一边暗中观察蓝烨，一边心里窃窃开花。

学习累了怎么办？

看看蓝烨保平安！

刷题困了怎么办？

看看蓝烨保平安！

我的目光追着蓝烨，越看他就越觉得心安，越觉得心安就越忍不住眉开眼笑。

蓝烨真好看！

-

嘻嘻——×2

-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眼神表情，是如何大喇喇出卖自己的。

反正我坚信，蓝烨什么都不知道，而我什么都知道。

-

嘻嘻——×3

-

我心情舒畅，连做题都比平时有效率多了。

没事盯着蓝烨看。

抿嘴偷笑很连贯，

以为大家没发现，

挤眉弄眼很下饭。

-

高三。

令人闻风丧胆的高三，它终于来了。

我的成绩并没有多亮眼，但在第三次模拟考中，也稳稳闯入了前三百名。

左老师抽空研究了最近十年内帝都体大的录取分数，以及我的分数后，得出了稳扎稳打，机会很大的结论。

决赛圈了。

要么吃鸡，要么死。

高三寒假，我没去北京，但蓝烨回来了。

那年过年，蓝烨在我家，给我爸搬啤酒，帮我妈包饺子，辅导我刷题。

我爸乐呵呵。

我妈笑盈盈。

我：你暗恋我你暗恋我你暗恋我！

过完年，我爸妈的桃李们携礼上门，看见我时寒暄着问我的目标。

蓝烨正忙着给客人倒水，我看了他一眼，扬起嘴角，朗朗笑道：「帝都体大！」

蓝烨抬头，笑着看了我一眼。

我对他眨眨眼，又朝客人们说，「那里，就是我的目标。」

蓝烨生日的那天，很巧，外面又下了雪。

我抠着挠着想解数学大题的第二个问，思路不太明确，题目有点不解。

想着想着，不知怎么，忽然转头看向旁边核算上一张试卷分数的蓝烨，「十八。」

蓝烨转头看那道题：「这道题的答案不是十八。」

「我没说题，」我托着侧脸，看他，「我说你，十八岁了。」

蓝烨抬眸：「十八岁怎么了？」

「十八岁谈恋爱就不是早恋了，」我低头，拿笔尖戳手链上铃兰花，「学校里肯定有女孩儿追你吧？」

蓝烨：「有。」

我动作一顿，抬眼看他，没想到他会说有。

蓝烨望着我，「有很多。」

我咬了咬后齿，那你真棒棒。

蓝烨平静地笑了笑，「下半年，我想试试谈恋爱。」

啪。

我手上一个错劲，笔身裂了好几道。

蓝烨拿出那只下场惨烈的笔，换了一只放在我手里，「还有两张试卷，抓紧时间做完，我给你讲错题。」

我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做题，更不理蓝烨。

说什么喜欢我，就是个骗子！

「左夏？」蓝烨侧目看我，「你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了！」我红着眼眶死命瞪他，「你想谈恋爱就去谈啊，没人拦着你，不用和我说，我也不想知道，你爱 and 谁好和谁好，关我什么事，我怎么了，又关你什么事！」

「我不和你说和谁说？」蓝烨看我凶恼恼的样子，轻轻叹了口气，「想谈恋爱，总要对方答应吧.....你慢慢想，再想半年，想好答复我。」

啪。

又一只无故的笔夭折当场。

我怔怔地看他，「你.....是，是问我？」

「不是，」蓝烨又给我换了新笔，点了点试卷，「快做题，做完陪我过生日。」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

刚才你都说了，我也都听见了！

我低头，心不在焉审题，全靠直觉写解。

蓝烨见我这么恍惚，干脆一手按在试卷上，「再这么写下去，你就落榜了。」

我拿笔尖戳了他手背一下，嘀咕：「落榜也是你害的.....」

我听见蓝烨在笑，低下头，也跟着扬了扬嘴角。

蓝烨十八岁的生日，在陪我刷题，给我解题，查缺补漏中毫无惊喜地过去了。

迎来二月。

送走二月。

迎来三月。

送走三月。

黑板上的 100 天倒计时，在疯狂减少。

洛南安学成了犀利哥，油乎乎的头发，啤酒瓶底厚的眼镜，开口 ABC，闭口之乎者，吃饭的时候念函数概率，喝水的时候背分子式。

我没有洛南安这么魔怔。

最起码我在 ABC 之乎者函数概率分子式的时候，还记得洗头洗澡。

已经决定留学的徐渐比我们轻松不到哪里去，他那坑爹的英文水平不足以支撑他在国外活下去。

为了走着去，不躺着回来，他也开始捧着书念念叨叨。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

如火如荼的夏天，空调吹不散少年们的躁动和紧张。

已经大三的蓝烨也越来越忙碌。

他是八年制医学生，从第三年开始，便迈入了「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的课业中。

考不完的试，背不完的书，做不完的实验，写不完的报告.....他并不比我轻松。

即便如此，我仍然希望，在我人生最关键的一场战役里，他能陪在我身边。

但我没有要他回来。

高考前一天，我和蓝烨开着视频，照旧是我做题找手感，他看书写报告。

九点一到，我妈敲了敲我的门，催我睡觉。

我答应了一声，把最后一道错题做了两遍后，合上试卷。

抻了个懒腰，我看向屏幕那边的蓝烨，「我要睡觉了。」

「东西都整理了吗？身份证，准考证，铅笔，橡皮.....铅笔多带两支。」

「都整理好了，」我拿起透明袋，在镜头前晃了晃，「放心，那种弱智错误我才不会犯。」

蓝烨笑着看我，「早点睡，养好精神。」

「知道啦！」我答应着，又含糊道，「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没有了。」蓝烨说。

「哦。」我有点失望，至少也给我加个油，打个气啊！

挂断了电话，我丢开手机，爬上床。

我怕自己睡不着会影响明天的状态，但偏偏越想睡着就越难睡着。

瞪着眼睛看了一会顶棚，我掀开被子，拉开窗帘，走到了阳台上。

对面蓝烨的房间黑漆漆一片。

我趴在围栏上，脸枕着胳膊，侧头看院子里那棵树。

这几年，它越长越高，越长越好。

这样的盛夏里，茂盛得像一把大伞。

夜晚的蝉鸣鸟叫高低起落，我听了一会，觉得心里不再那么紧张，困得打了个哈欠。

高考不会因为我失眠就延期。

既然如此，也没必要战战兢兢。

不要怂，就是干！

睡觉！

-

第二天早上，我穿好衣服，拎着袋子，揣好手机，一蹦三跳下了楼。

「妈！我不在家吃了，先去考——靠！」

吆喝的话直接飘出了粗口。

蓝烨端着一盘黄瓜炒鸡蛋，抬头冲我笑：「时间还早，在家吃饭吧，吃完再去考场。」

我一双眼俩灯泡，直直看蓝烨：「你不是在学校吗？」

昨晚还视频来着。

「小烨一早坐飞机回来的，」我妈拿着碗出来，「你还没睡醒，他就站在门外了。」

我看了眼挂钟。

早上七点。

「你几点上的飞机？」我失声问。

「赶完报告就去机场了，」蓝烨轻描淡写，笑着问我：「要牛奶还是豆浆？」

我看着他眼下不太明显，但实实在在的一圈青，小声说：「也不用你回来.....」

「我想回来，」蓝烨看着我，笑了笑，「回来，陪你。」

我看着他眼底漾起的笑纹，觉得耳尖有点热，坐下吃饭时，我在桌子下扯了扯他的衣袖。

蓝烨看向我。

我往他肩上靠了靠，迅速说：「我也想你回来陪我。」

说完，我立即抄起豆浆瓶，咕嘟咕嘟往下灌。

灭火，太热。

吃完饭，我妈去学校，继续教书育人的大业，我爸监考，出门比蓝烨来时还早。

我和蓝烨一起去考场。

「紧张吗？」蓝烨问。

我摇摇头，「昨晚有点紧张，后来不紧张了。」

「想开了？」

「不是，」我眯了眯眼睛，看了眼初初生气的太阳，「觉得没必要，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考试和比赛差不多，越怕就越没有底气，那怎么可能会赢？」

蓝烨听完，看了我一眼。

「所以，我不怕了！考就考！who 怕 who！逢考必过，逢赛必胜！」头顶上的太阳光芒熠熠，我眼底的自信飞扬洒脱。

他笑了笑，说，「你能赢，我知道。」

我对自己有信心，蓝烨对我也有信心，这就够了，足够了。

试卷发下来时，我大致看了一遍。

大部分内容都能理解，蓝烨甚至压中了一道名篇默写。

我吁了一口气，拿起笔，开始审题写答案。

出了考场，蓝烨没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递过来一罐冰凉凉的可乐。

第二天考试结束，我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

蓝烨没递可乐，递过来一束花。

向日葵开得热热闹闹，扑面而来的清香让我浑身压力烟消云散。

我考得怎么样，自己最清楚不过。

蓝烨看我舒朗的眉眼，也一样心中有数。

他当天晚上飞回帝都，随身行李是书包和我。

考试后第二天，网上公布了答案。

我坐在华夏大学校内一家咖啡店里，眼睛盯着平板电脑，手里拿笔，在蓝烨打印好的试卷上涂涂抹抹，勾勾叉叉。

蓝烨坐在我身边，面前一本《传染学》已经半个小时没翻下一页了。

他盯着我手下的试卷，眼睛一眨不眨。

我低头数分，记下来。

换另一张试卷，继续算。

所有试卷算完后，我把几个分数叠起来，正要十位进一地核算总分。

「左夏，」蓝烨悄声在我耳边，笑着说，「479。」

我手一抖，慌慌张张瞪大了眼。

蓝烨握住我的手，笑着，再次重复：「479，左夏，你的文化分足够了！」

479。

我盯着那上上下下几个分数，怔怔地，眼底滚烫起来。

我颤了颤眼睫，硬是把酸楚的水汽憋了回去，转头看蓝烨，紧紧咬着下唇。

蓝烨和我交握着双手，他一定可以感觉到，我的狂喜和悸动。

那是两年多来，我没有一天懈怠过的成果。

刷过的题，用过的笔，熬过的不知道多少个夜，在这一刻都有了价值。

我没有让蓝烨失望，也没有让自己失望。

-

高考后第三天，拿了 479 分，帝都体大准大学生的我本人，十八岁了。

蓝叔叔薛阿姨对我生日太过看重，早早联系花艺师，院子里立起鲜花拱门，客厅放着装饰台花，餐厅长长的一溜餐花。

朝气的向日葵开满了别墅内外。

我体验到了蓝烨十六岁生日时的仪式感。

大盒小包的礼物放在一旁，我没去拆，反而朝蓝烨伸出手：
「生日礼物呢？」

「你想要什么？」蓝烨问。

我瞪他：「敢情儿你没准备啊？」

「我准备了，」蓝烨低头看着我的掌心，「但是，我怕你不要。」

「礼轻情意重，你就算送我两张炸鸡代金券我都高兴。」我不在意礼物贵重不贵重，更在意是谁送的。

蓝烨迟疑着，眼睫不停地抖动。

我歪头看他，「.....你不会真什么都没准备吧？」

蓝烨不说话。

我皱眉嘟囔，「你怎么能这样，好歹也是我十八岁的生日，你哪怕从外头给我掐朵花，我也看着也顺眼啊.....」

「左夏。」

「干嘛！」

「.....夏夏。」

我微怔地眨眨眼，小学三年级前他会这么叫我，小学三年级后就连名带姓，再没有过叠字称呼。

蓝烨抬眼，温温看我，「我，送你一个男朋友吧。」

我：「.....」

.....啊？

-

早在很久以前，我爸就研究过帝都体大的招生情况。

479 的文化分，再加上我高出平均线不止一点的体育分，能在体大所有特长生专业里能选一个最拔尖的。

我不知道什么专业是最拔尖的，我只选我最想去的。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我把这个专业填在了第一志愿，蓝烨看我写完后，才说，这个专业是国家级的重点。

我笑着露出小白牙，「我爸说了，要挑就挑最好的。」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左老师去拿的。

晚上借着一辈子没涨过 330ml 啤酒酒量，发视频在我面前炫耀。

有的时候，我觉得愧对老爸老妈。

他们教出一堆又一堆的名校学子，自己的闺女也没像蓝烨那么光宗耀祖，就乐成这样。

可见假如一个人下限太低，只要稍微提高一点，就足够让人感到兴奋的了。

「对了爸，」我想起另一个人来，「洛南安呢？他考了哪里？」

高考结束后，我和洛南安聊过一次，眼看着他情绪不太高涨。

「他考得不错，沪宁交大物理系，全国顶尖的专业，可他自己不满意，想复读一年。」

「沪宁交大还不满意？！」

全国前十了。

「这孩子不爱说话，脾气倔，他父母和班主任都不赞同他复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他可能，」我皱皱眉，「想考华夏大学吧。」

「沪宁交大比华夏大学也不差，没必要非得一门心思扑华夏大学。」

挂了视频，我往坐在沙发一侧看书的蓝烨身上倒，头枕在他腿上，「你说洛南安是怎么回事？沪宁交大不去，非得复读。」

「沪宁交大很好，物理系是王牌专业，单从专业上来说，华夏大学比不上沪宁交大。」蓝烨一手捧着书，一手拨着我的头发。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我不解。

蓝烨转头，笑着看了我一眼，「大概因为.....执念吧。」

我坐直身体，戳着手机，给洛南安发视频。

视频很快被接通。

洛南安见了我，笑得有点淡：「左夏。」

我开门见山道：「我爸说你要复读，真的吗？」

「.....是，」洛南安淡淡道，「我想复读一年。」

「为什么啊？」我蹙眉，「沪宁交大物理系不好？还是你不想去南方？」

「都不是，」洛南安看着我，动了动嘴唇，「我是想.....去帝都。」

「你对帝都这么执着？」我有点诧异。

「我对帝都都不执着，」洛南安垂眼，「但我对你.....」

「夏夏，」蓝烨忽然叫我，「帮我把那本书拿过来。」

「哦好。」我答应了一声，把茶几对面的那本书递过去，
「给。」

蓝烨接过书，翻开看了看，淡淡道：「这本书不是我的。」

我奇怪地看他：「不是你的，是谁的？」

「不知道，可能上课的时候拿错了，」蓝烨状似随意说，「等开学后送到失物招领处，是谁的，谁会来拿走，不是我的，也不能强留。」

「也是。」我随口应了句，继续低头看洛南安，「刚才你说到哪了？」

洛南安低着头，镜片折光，看不清眼神。

「.....你和蓝烨，在一起了？」他问。

「我和他.....」我视线左右晃晃，片刻后，点点头，「嗯。」

生日那天，他说要送我个男朋友。

礼物不收不礼貌。

左老师齐老师教育过我，礼尚往来。

他送我个男朋友，我就回了他个女朋友。

别亏别欠，大家心安。

洛南安笑了笑，「我知道了。」

我连忙问：「你要复读的事真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再说吧，"洛南安抬起头，对我说，「左夏，你还记不记得初一时，你收到的第一封情书。」

粉蓝粉蓝，喷香喷香。

「我记得呀！」

「记得就行。」洛南安轻出了口气，「我还有事，先挂了。」

「诶我还没说完.....」

视频那边，洛南安挂断了。

我皱皱眉：「洛南安怎么奇奇怪怪的。」

丢下手机，我压着抱枕抻头往蓝烨那本书里看。

蓝烨啪地一声合上书。

我抬头，蓝烨正低头看我。

「夏夏。」

「嗯？」

「你收到过情书？」蓝烨问。

「收到过啊，还收到过很多呢！」我大言不惭，「初中高中，一麻袋一麻袋的。」

「我没收到过。」蓝烨扬眉。

我白他一眼：「扯淡！华夏大学校草蓝烨，整个帝都大学圈还有不知道你的？以前你还说过，有人和你表白示好呢！」

这事儿我可记得真真的。

「表白示好的人有，但是情书我没收到过。」

「.....所以呢？」

「你给我写一封吧。」

「做你的白日梦！」

我抄起抱枕丢他一脸。

蓝烨扔开抱枕，抓住要跑的我，把我扯回沙发里。

他俯下身，在我脸颊亲了一下，「或者，我写一封情书给你，怎么样？」

我眨眨眼，「谁稀罕你的情书。」

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

蓝烨搂着我，低头在我耳边轻言慢语：「如果你不想看，我可以口述。」

「左夏同学，展信悦.....」

「一直在想，要用什么方式告诉你，关于我对你的喜欢与倾慕.....」

「你伴随着我对自己生命的记忆而生，在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有我的存在时，也意识到我的身边有你.....」

「我们儿时的记忆有些模糊，有些清晰，不管模糊还是清晰，那段画面就像胶片，每一帧的定格瞬间，都有你的笑脸.....」

「我在涂鸦本上画过太阳，画过花朵，到最后，我只画了你.....」

「你比太阳更明亮，一笑一闹，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你吸引.....」

「我永远记得，重逢之初，你坐在高墙上，在阳光与秋风中，肆意明澈的眼神.....」

「那一瞬间我知道，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说过，我的目标从来没有变过，从一开始，我想要的就是你.....」

「我知道，你想要的，也是我.....」

「你的脚下是跑道，你的终点是我.....」

.....

番外一：体大校霸 VS 华大校草

【华大深夜墙】

墙好，求匿。

深夜爆个料，华大校草 LY 恋情石锤，女方是体大新生。

坐等挖坟。

不管大家怎么想，反正我塌房了。

——

「楼主有什么石锤？照片没有，视频没有，张嘴造谣可还行？」

「LY 不是单身吗？」

「LY 是单身，都单身三年了，你说他和实验室小白鼠谈恋爱都比和人类有可信度。」

「体大和华大不是一个路数，这都能扯上关系？」

「emmm.....反正楼主爆料了，那我也爆一下吧.....我亲眼见到的。前两天我去体大社团找同学，在三食堂看见 LY 了。他一个人点了两份菜，坐着看平板，不知道是等人还是等人。」

「体大三食堂菜好吃，人家去吃不行吗？」

「楼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华大西门是挨着体大，可华大医学院离西门那么远，LY 就为了吃顿饭走十几公里？换你你信吗？」

「楼主的石锤呢？」

「不信谣，不造谣，有石锤上石锤，没石锤墙删帖！」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来来来，看石锤，这路灯下头接吻的不是 LY 是谁？」

【图片】 【图片】 【图片】

「.....啊这.....」

「真是 LY！他那个包，还有那双鞋，还有手表，都上过墙的.....」

「真涩，亲的跟啃的一样，求花痴们不要再给 LY 立什么纯情学霸一门心思搞学习的人设了，一心搞学习的人没有这么涩。」

「我现在就想知道，体大那个大一女生到底什么天仙美女，能把华大单身三年多的校草勾走！」

「你怎么知道是妹子勾 LY，不是 LY 勾妹子？」

.....

我看着这架不知所起，一往而迢的回复，好奇地看向灯下看书的蓝烨。

凑过去，把下巴抵在书页上，朝他扬眉：「我们两个谈恋爱，是你先勾我，还是我先勾你？」

蓝烨捏了捏我脸颊，轻笑：「我们是青梅竹马，相互吸引，我勾了你，你也勾了我。」

我笑咪咪地支起身，在他脑门亲了一口，然后美滋滋地回复。

【蓝烨说了，他们是相互吸引，勾勾缠缠，缠缠绵绵.....青梅竹马！】

-

番外二：结婚的那些事儿

我和蓝烨结婚那天。

蓝烨的「闺蜜团」里包括他的女同学，女同事，和女性朋友。

没有男的。

我冷笑。

我这边的「兄弟团」里，全是熟人，洛南安、徐渐、陆白等等等等。

没有女的。

蓝烨笑而不语。

讲道理，这都是我的好兄弟，不服的看看前文。

哦对了，要说起来，这三位都还有不同的发展。

当年洛南安一心要复读，但在和我视频后不久，就放弃了这条不归路，南下沪宁，为物理事业奋斗一生去了。

如今职称在身，光荣的科研工作者。

徐渐留学多年，在国外含泪镀金，连滚带爬，砸钱捐楼，好不容易拿回文凭，进了他爸的对外贸易公司，聘请了三个英文翻译。

也这不知道这留学是留了个什么寂寞。

至于陆白.....

他是我入学第一年就重逢了的。

很巧，华夏大学的西门对着体大，另一边，科技大学的东门也对着体大。

华夏大学与科技大学是对冤家，中间夹着我们无辜的体大。

那年帝都大学生运动会上，代表科技大学发言的陆白和代表华夏大学发言的蓝烨，在台上针尖对麦芒，含沙照射影。

陆白和我关系的不错，在徐渐留学、洛南安南下后，成为了我的第三个铁哥们儿。

因此，我结婚这么大的事，理所应当地请了最好的朋友来。

这没什么不对吧？

但我万万没想到，蓝烨会因为这件事记恨我。

是的。

记恨我。

结婚那天晚上，我睡得挺早，然后.....就一直没睡着。

我这个人，一向诚实。

比如有人问我，你和你老公谁聪明？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老公！智商优势，无需质疑！

再比如，有人问我，你和你老公谁体力好？

废话当然是我，长跑金牌，你当玩儿呢？

所以，当我第三次被他按在沙发上时，我觉得比当年比赛还累得慌。

「.....你差不多.....够了！」我喘着气，抓紧沙发扶手。

「你把他们叫来堵门的时候，想过我会生气么？」蓝烨咬着我耳垂，声音温柔似水。

「我.....我叫我兄弟，你气什么！」我微微扬起下巴，眼角绯红。

「我气他们.....」蓝烨的身体碾压过我的脊背，动作凶狠了几分，语气却亲昵极了，「到了这一步，还想阻止我。」

我惊喘了一声，断断续续道：「堵门就是个形式.....」

「不是堵门，」蓝烨亲了亲的脸颊，「他们是想让我堵心。」

胡说八道。

我嫁给我最爱的男人，我兄弟们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阻止他，还让他堵心。

我觉得蓝烨小心眼。

第二天中午，我迷迷糊糊睁开眼，蓝烨靠坐在床上看平板。

见我醒了，端起一旁的水，喂我喝，柔声说：「我把机票改签了，后天再走。」

我们订了出国蜜月欧洲游，说好的今天晚上出发。

但我这情况，肯定是走不了了。

我一边小狗喝水，一边哀怨看他。

蓝烨喂我喝完水，对我笑：「昨晚.....抱歉。」

我眨眨眼，还知道自己错了？

蓝烨慢条斯理地勾唇：「其实我也不应该生气。」

哼哼，本来就不应该。

「他们只能得到阻止我一时的爽快，却阻止不了我们一辈子的婚姻，所以该生气的不是我，是他们。」

我：「.....人家没想阻止我们一辈子的婚姻。」

蓝烨笑了笑，手指在我脸上轻抚：「谁知道呢，不过，想不想都没用，你是我的，早就是了。」

我觉得我老公蓝烨，真是一个小心眼的家伙。

我靠在他怀里，心胸阔达地想，算了算了，人谁无过，蓝烨也不是个完美的人。

小心眼就小心眼吧。

蓝烨亲了亲我的脸，起身去做饭。

我窝在床上刷手机。

刷着刷着，刷出一个问题。

【青梅竹马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我扑哧笑了，想了想，开始打字。

谢邀。

从小一起长大。

结婚当天他带着「闺蜜团」来迎亲.....

【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